

春秋大事表

第三函
第八冊

春秋大事表

PDG

春秋晉楚爭盟表敘

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子朱子專以伐楚一事言之其說蓋原于杜氏愚竊意其非然也論其譎與正之大者如齊桓不納鄭子華之請而晉文因元咺執衛侯齊桓定王世子而拜天子之胙晉文則至請隨其規模之正大事事不如齊桓至論城濮之戰則勝召陵遠甚何則召陵雖盟而楚滅弦圍許毫無顧忌蔡鄭亦未敢卽從齊至如城濮一勝而天下之諸侯如決大川而東之其功之大小寧可以數計哉論者曰晉不宜伐衛以致楚尤不當矜兵力以求必勝其說皆非也論當日從楚之罪則曹衛爲罪首何則楚之最近者許蔡其次則陳又其次則鄭諸國之從楚實迫于不得已若衛爲北方大國而曹介在齊魯之間與楚

風馬牛不相及又均爲文昭之後其相率而從楚何爲者原楚之意不過欲結衛以搆晉結曹以來齊魯使天下諸侯俱南面朝楚而止耳此門庭之寇匪直爲報怨之私而已也且論者之意果以爲晉不伐衛而遂可以勝楚晉不勝楚而晉遂可以伯乎尤非也不勝楚則楚之虐骸未息而不伐曹衛勢必加兵于陳蔡鄭許曰前齊宋之急未易解也且使晉而勤兵于四國勞兵頓師而楚檄曹衛議其後令楚反得仗義之名而晉有孤軍轉戰腹背受敵之苦勝負未可知孰若蹙方張之寇于大河四戰之地一舉勝之爲中原立赤幟聖人宜錄其不世之功不宜以爲譎而訾之也且當日之時勢何如者魯從楚矣宋亦嘗及楚平矣魯又乞師伐齊取穀楚兵威所未及者周與晉耳斯時楚頽之橫埒于安史而晉文

之功侔于李郭假令以安史之桀驁唐室能仗義執言以服之乎
李郭百計殄之收復京師而論功之際乃謂其兵出詭道非王者
之師鰓鰓焉議其後恐朱子之綱目其書法不應如是或又謂子
所論者後世之事耳春秋未遠三代不可以戰爭論曰果如是則
宋襄有明驗矣不重傷不禽二毛而遂至敗于泓令晉文而守拘
方之見城濮一挫周室將不可問其利害孰爲大小而又可執儒
者之見以議之乎劉氏儆乃謂宋襄能守信義雖師敗國削非其
恥又謂周末諸侯交爭賤守信而好奇功故穀梁子亦以宋公爲
非嗚呼是皆杜氏譎而不正之說誤之其弊馴至陳餘儒者不用
詐謀奇計卒爲泚水之擒而後已豈不謬哉輯春秋晉楚爭盟表

第二十八

春秋晉楚爭盟表卷二十八

錫山

顧棟高復初

輯

古岑

程志銓原衡

參

文公

僖二十四年 僖二十六年 冬楚人伐宋 僖二十七年 僖二十八年

正月晉公子 公子遂如楚 圍緡公以楚 冬楚人陳侯 春晉侯侵曹

重耳反國 乞師 師伐齊取穀 蔡侯鄭伯許 晉侯伐衛

左傳秦伯納之不書 不告入也

左傳東門襄仲臧文 侯也叛楚即晉冬楚 子玉而道之伐齊宋 伐宋圍緡公以楚師 蔡宋先代之後齊伯 伐齊實桓公子雍于 國之餘而魯亦周公 之後也今魯與楚比 援楚申叔侯成之

諸侯盟于宋

宋氏鉉翁曰去年書 圍宋盟于宋若宋之 杜氏預曰諸侯伐宋 公與楚有好而往會 伐衛攻楚之必救以

晉楚爭盟 而道之伐齊宋使無 晉文之興幾無中夏

英

之

楚人救衛三夏四月己巳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
 月丙午晉侯晉侯齊師宋會晉侯齊侯齊侯宋公蔡
 入曹執曹伯師秦師及楚宋公蔡侯鄭侯鄭伯陳子
 界宋人戰于城濮伯衛子莒子莒子邾子秦齊人陳人蔡
 人秦人盟于
 楚師敗績盟于踐土陳人于温
 侯如會
 翟泉

高氏謂曰此書救者非善之也著衛國附楚之罪晉文果能政楚師之出也
 孫氏復曰晉文始見經孔子遺書晉者子孫氏復曰晉文始見其功不旋踵而建也
 孫氏復曰晉文始見其功不旋踵而建也陳氏岳曰襄王聞晉勝自往勞非晉致之蔡鄭陳即從晉許蹇
 奪其爵者曹伯即楚也故為王諱而不書小弱而猶不改圖故楚最合正以後如成
 晉侯圍伯執得其罪也楚優列國得晉文獨也故為王諱而不書小弱而猶不改圖故楚最合正以後如成
 也遜佳如橫流泛濫硬李氏廉曰外以諱為合諸侯以討許也踐二年闕之盟且從楚

救宋也楚攻宋不已
 楚楚帥四國圍宋而是并兼之計春秋不
 魯復書之曹衛又結聞事而重舉晉侯所
 于楚天下大勢楚蓋謂言之不足而重言
 十居其八九矣之謂其能先天下之
 所難慰諸侯之望爾

做隄防不然列國為善則諱晉者非貶也土無邪秦至此則小撓晉矣蓋自戰勝城濮後必矣

張氏洽曰齊桓之伐晉召陵之師踐土之主可見晉伯之盛矣晉役秦晉合則可制楚而有餘使無穀之

未大創也故次年即陳氏傅頁口序晉侯滅弦救鄭楚患終不於齊侯宋公之上子

能弭文公欲伯天下晉以伯也杜氏預曰會溫諸侯故非秦不能輔晉非文公亦不能用秦

以爲楚不大創不足秦晉及陳蔡鄭衛五國向從楚者今俱改圖從晉所謂一戰而

而後伯業定桑嘉曰晉文自用兵伯也

以來侵伐入執職無不爵者其子晉可知矣

僖三十年秋 僖三十二年

晉人秦人圍 冬十二月晉

鄭 侯重耳卒

孫氏復曰翟泉之盟李氏廣曰文公以二十八年城濮始伯至

晉楚爭盟 陝西求友齋

秦秦晉之爭始此夫卒凡五年又曰晉楚
晉之所以能服楚者之事乃關中夏之盛
以有秦爲之佐也職衰非繁一國之得失
于城讓盟于温于翟春秋于文公入國以
泉秦于晉無役不從後四年之事不見于
故能以全力制楚至經至二十八年一簡
此而秦晉之嫌隙構之中五羣晉侯抑楚
矣晉之所以不振楚之深故子晉之亟也
之所以日強實萌芽
于此皆由燭之武一
言階之禍也詳見燭
之武論

襄公

僖三十三年文元年晉侯

晉人陳人鄭伐衛

人伐許

左傳曰討其貳于楚也

左傳晉文公之季年
諸侯朝晉衛成公不
朝使孔速侵鄭襄公
既祥使告于諸侯而

文二年夏六文三年春王秋楚人圍江

月公孫敖會正月叔孫得冬晉陽處父

宋公陳侯鄭臣會晉人宋帥師伐楚以

伯晉士穀盟人陳人衛人救江

嚴氏敬隆曰許自此
服晉至宣十二年敗
却後復事楚

伐衛尤且居曰效尤
竊也請君朝王臣從
師晉侯朝王于温先
且居胥臣伐衛

于垂隴

左傳晉討衛故也陳
侯為衛請成于晉就
孔達以說

鄭人伐沈沈

潰

左傳以其服于楚也

左傳晉以江故告于
周伐楚救江門于方
城遇息公子未而還

文四年楚人
文五年秋楚
文六年八月

滅江
人滅六及蓼
乙亥晉侯驩

卒
來自城濮至此僅十
年楚已滅江者以晉
六敗肆其惡逆如此

卒

方與秦為敵無暇圖
楚故也使能釋秦之
憾合諸侯以討商臣
秦楚至此已不可選
矣商臣立已五年君
位已定無從更理其
弑逆之罪為晉襄之
略然不能正商臣滔
計當弑額之日告于
列國請于天子以六
軍壓楚境楚額之舊
臣如子西之徒當必
事宜其後嗣終不能

秦晉襄在位僅七年
即位之初夏戰殺以
卻秦秋敗箕以翦狄
冬伐許以離楚三強
弑逆之罪為晉襄之
略然不能正商臣滔
計當弑額之日告于
列國請于天子以六
軍壓楚境楚額之舊
臣如子西之徒當必
事宜其後嗣終不能

靈公

文七年公會

文八年冬十

文九年三月

文十年冬楚

文十一年春

有倒戈內應者孔子請討陳恒以魯之微弱尚云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豈以晉合諸侯之眾而輔以楚之不與商臣者不可全勝乎縱不能別立君亦當誓于境上終其世不許侵伐小國江與六墓不至坐受屠滅矣然晉襄所以無暇及楚者以秦之故秦之所以構難于晉者則以鄭之故愚嘗謂燭之武一言啟春秋二百年戰爭之禍而鄭亦受其弊者良以此也

勝楚徒逞強過弱于春秋之世而已

諸侯晉大夫月壬午公子楚人伐鄭公子蔡侯次于楚子伐麋

盟于扈 遂會晉趙盾子遂會晉人厥貉

盟于衡雍 宋人衛人許

人救鄭

左傳諸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
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左傳晉人以扈之盟趙氏馮飛曰此盟諸來討冬襄仲會晉趙侯無前日之文而不盾盟于衡雍報扈之列序諸侯大夫說者盟也
以為抑趙盾之仇非汪氏克寬曰大夫專也十四年新城之盟盟始此
亦趙盾主之何以得柔文公事廢弛十序哉凡國君出會必年之開三次會盟不以左右史從故得記與屢受伯主之討而師夏楚侵陳陳及楚楚矣故特書以著其罪

所會之君以登于冊列國知有違不知有書若會後至則安知列國知有違不知有某侯同盟某侯在會故不得而序程子曰文公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

左傳范山言于楚子胡傳陳鄭未皆從楚曰晉君少不在諸侯獨書勞侯蓋鄭侯救于狼狽以伐鄭鄭及而懼宋方有狄難皆楚平公子遂會諸侯有不得已者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志在從楚矣故特書以著其罪

左傳陳侯鄭伯會楚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蔡公逆楚子勞且聽命于防渚再追于錫穴而終不聞與楚成聖人亟嘉其守義故書曰楚子伐麋以美之

賀氏仲獻曰厥貉之會宋陳鄭大國受役于楚司馬而麋子逃歸楚以故伐之一敗

陝西求友齋

晉楚爭盟

陝西求友齋

卷二十八

晉楚爭盟

四

陝西求友齋

不序諸侯以見其不在故明年公子遂再往與晉盟也

夏叔仲彭生

會晉卻缺于

承筐

左傳謀諸侯之從于楚者

汪氏克寬曰晉欲謀貳國而使次卿為會魯亦不遣執政而使惠伯往其不足卻遠人方張之勢善夫

文十二年夏

楚人鬬巢

趙氏鵬飛曰前日楚伐麋列國不能救于是年楚莊王立

文十四年六

月公會宋公

陳侯衛侯鄭師伐蔡戊申

伯許男曹伯入蔡

左傳從于楚者服也高氏閔曰去冬衛鄭皆因公而請平于晉至是諸侯之從楚者復附晉也蔡前未陳鄭皆從楚

文十五年六

冬十一月諸

侯盟于扈

左傳新蔡之盟蔡人不與晉卻缺入蔡以滅下之盟而還

諸侯盟于扈

左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蔡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

于扈無能為故也趙氏鵬飛曰此之不序諸侯以公不會與

七年同若說伐齊無功則定四年合十八國之諸侯于召陵侯楚亦無功矣何以得

至是諸侯之散者復
合故特書同盟

文十六年秋文十七年春宣元年楚子晉趙盾帥師冬晉人宋人

楚人秦人巴晉人衛人陳鄭人侵陳遂救陳宋公陳伐鄭

人滅庸

人鄭人伐宋侵宋

侯衛侯曹伯

左傳晉侯侈故不競于楚

夏諸侯會于

左傳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

會晉師于棗

林伐鄭

楚滅庸日滅庸之後楚遂不可制晉益孤而

楚盭熾矣此皆殺之

左傳晉人討宋曰何會諸侯于扈將為晉

左傳楚為賈救鄭晉

殺之師者由燭之武

遷六月晉侯復合諸

穆公曰晉不足與也

一言之實則夷夏

侯于扈于宋也公不遂受盟于楚陳共公

之大機胡傳乃謂列與會齊難故也書曰
書三國楚不稱師爲諸侯無功也
滅楚之罪殊失經旨趙氏鵬飛曰不序諸
子侵陳遂侵宋

是年冬宋弒其君侯與七年同
并曰

宣二年春王夏晉人宋人秋九月乙丑

二月宋鄭戰衛人陳人侵晉趙盾弒其

于大棘獲宋鄭君夷臯

華元左傳晉趙盾及諸侯擊晉靈在位凡十四
年伯局凡三變始以
靈公幼小楚高臣圍
北方陳鄭俱從楚故
後宋亦從楚而諸侯
散文十四年趙盾爲
新城之盟鄭衛皆因
晉而請平至明年冬
盟于屠未衛陳皆與
盟而蔡亦與盟而諸

左傳鄭受命于楚伐之役
宋

之卒楚人不禮焉陳
靈公受盟于晉秋楚

成公

宣三年楚子夏楚人侵鄭

伐陸渾之戎

趙氏鵬飛曰陸渾通

近王城荒于陸渾無

絲髮之憾蓋將殆厲

鼎焉

左傳鄭即晉故也
楚是年春晉侯伐鄭

宣四年楚子

伐鄭

左傳鄭未服也

杜氏預曰前年楚侵

鄭不獲成故曰未服

楚是年夏鄭弑其君

趙氏鵬飛曰鄭弑其

君失諸侯不問而楚

伐為有辭雖楚兵非

為討罪而未然未必

不以為為辭也聖人

因其辭而權與之其

意蓋責晉耳

侯復合終以受齊賂
鄭首叛盟楚莊勃起
天下大勢趨于楚矣

宣五年冬楚

人伐鄭

左傳楚伐鄭陳及楚

平晉荀林父救鄭伐

陳

宣六年春晉

趙盾衛孫免

侵陳

左傳陳即楚故也

冬楚人伐鄭取成而

還

崇宣九年傳楚子為

厲之役故伐鄭杜註

六年楚伐鄭取成于

厲鄭伯逃歸蓋即指

此年

宣七年冬公

宣八年冬楚

宣九年九月

辛酉晉侯黑

冬楚子伐鄭

會晉侯宋公

師伐陳

晉侯宋公衛

晉卒于扈

晉卻缺帥師

衛侯鄭伯曹

高氏闕曰陳以晉衛見侵復棄楚而從晉

侯鄭伯曹伯

案晉成在位凡七年

救鄭

伯于黑壤

故楚以為討然晉不能救陳陳遂復即楚

會于扈晉荀

鄭二國乍得乍失而左傳楚子為厲之役終不能致其心服者故伐鄭晉卻缺救鄭由大權在盾無以底鄭伯敗楚師于柳蔞

左傳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

陳

左傳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

景公

宣十年六月

冬楚子伐鄭

宣十一年夏

宣十二年楚

夏六月晉荀

晉人宋人衛

左傳楚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楨北

楚子陳侯鄭子圍鄭

林父帥師及

人伐鄭

左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諸侯之師伐鄭是年夏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伯盟于辰陵

左傳楚伐鄭及櫟子賈曰晉楚與其來者可也乃從楚夏盟于辰陵陳鄭張也

左傳楚子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楚楚許之平

楚子戰于郟

晉師敗績

是年秋鄭伯許男如楚冬楚滅蕭

于新正

人曹人同盟

晉人宋人齊

晉人宋人齊夏十三

晉且既盟之後逾三

時而後與師何以見

是役之為謀討陳也蓋借夏氏為兵端實則伺其君之出而謀併其國耳誠有討賊

方氏也曰朝氏以書晉而序陳鄭之上乃進楚固推其故以為謀討陳非也楚之書曾與陳鄭之用服于楚舊矣傳稱侵鄭及裸未嘗一辭及陳事入陳之日陳侯方在

陝西求友齋

之心則陳君在會以楚之威執微舒而戮之一使者之任耳豈必以重兵親造其地而後罪人可得乎

晉人宋人衛 宣十三年夏 宣十四年夏 秋九月楚子 宣十五年春

人曹人同盟 楚子伐宋 晉侯伐鄭 圍宋 公孫歸父會

于清丘 楚子于宋

左傳以其救蕭也 左傳為鄭故也告於趙氏鵬飛曰楚橫行 趙氏鵬飛曰鄭之戰 國之門戶也得宋則 卓氏爾康曰陳鄭宋 諸侯莫焉而還 列國次及于宋宋列 皆在河南為要樞鄭趙氏鵬飛曰鄭之戰 齊魯以之 處其西宋處其東陳晉救不及鄭卒歸楚 許氏翰曰楚圍宋之 從楚晉所得者宋衛 則介于鄭宋之間得清丘之盟鄭不在也 王氏燕曰鄭在楚之 曹三圍及魯而已而 鄭則可以致西諸侯今景公能一出而躬毅中未易旦夕爭也 楚復滅蕭以逼宋 得宋則可以致東諸侯甲冑是有志與復是時急莫先于救宋 侯得陳則可以致鄭故舉而爵之而諸儒宋救捷則鄭亦可招 宋陳鄭既皆歸楚若更以為貶豈任鄭叛而晉勞師于鄭緩于 復得宋河南之地盡而縱楚強反為春秋 救宋乃比之雖禮之 為楚有矣 所子耶 長不及馬腹不知宋 趙氏孟何曰楚入陳 既去則楚威震及齊 威震及魯矣

左傳以其救蕭也 左傳為鄭故也告於趙氏鵬飛曰楚橫行 趙氏鵬飛曰鄭之戰 國之門戶也得宋則 卓氏爾康曰陳鄭宋 諸侯莫焉而還 列國次及于宋宋列 皆在河南為要樞鄭趙氏鵬飛曰鄭之戰 齊魯以之 處其西宋處其東陳晉救不及鄭卒歸楚 許氏翰曰楚圍宋之 從楚晉所得者宋衛 則介于鄭宋之間得清丘之盟鄭不在也 王氏燕曰鄭在楚之 曹三圍及魯而已而 鄭則可以致西諸侯今景公能一出而躬毅中未易旦夕爭也 楚復滅蕭以逼宋 得宋則可以致東諸侯甲冑是有志與復是時急莫先于救宋 侯得陳則可以致鄭故舉而爵之而諸儒宋救捷則鄭亦可招 宋陳鄭既皆歸楚若更以為貶豈任鄭叛而晉勞師于鄭緩于 復得宋河南之地盡而縱楚強反為春秋 救宋乃比之雖禮之 為楚有矣 所子耶 長不及馬腹不知宋 趙氏孟何曰楚入陳 既去則楚威震及齊 威震及魯矣

左傳以其救蕭也 左傳為鄭故也告於趙氏鵬飛曰楚橫行 趙氏鵬飛曰鄭之戰 國之門戶也得宋則 卓氏爾康曰陳鄭宋 諸侯莫焉而還 列國次及于宋宋列 皆在河南為要樞鄭趙氏鵬飛曰鄭之戰 齊魯以之 處其西宋處其東陳晉救不及鄭卒歸楚 許氏翰曰楚圍宋之 從楚晉所得者宋衛 則介于鄭宋之間得清丘之盟鄭不在也 王氏燕曰鄭在楚之 曹三圍及魯而已而 鄭則可以致西諸侯今景公能一出而躬毅中未易旦夕爭也 楚復滅蕭以逼宋 得宋則可以致東諸侯甲冑是有志與復是時急莫先于救宋 侯得陳則可以致鄭故舉而爵之而諸儒宋救捷則鄭亦可招 宋陳鄭既皆歸楚若更以為貶豈任鄭叛而晉勞師于鄭緩于 復得宋河南之地盡而縱楚強反為春秋 救宋乃比之雖禮之 為楚有矣 所子耶 長不及馬腹不知宋 趙氏孟何曰楚入陳 既去則楚威震及齊 威震及魯矣

左傳以其救蕭也 左傳為鄭故也告於趙氏鵬飛曰楚橫行 趙氏鵬飛曰鄭之戰 國之門戶也得宋則 卓氏爾康曰陳鄭宋 諸侯莫焉而還 列國次及于宋宋列 皆在河南為要樞鄭趙氏鵬飛曰鄭之戰 齊魯以之 處其西宋處其東陳晉救不及鄭卒歸楚 許氏翰曰楚圍宋之 從楚晉所得者宋衛 則介于鄭宋之間得清丘之盟鄭不在也 王氏燕曰鄭在楚之 曹三圍及魯而已而 鄭則可以致西諸侯今景公能一出而躬毅中未易旦夕爭也 楚復滅蕭以逼宋 得宋則可以致東諸侯甲冑是有志與復是時急莫先于救宋 侯得陳則可以致鄭故舉而爵之而諸儒宋救捷則鄭亦可招 宋陳鄭既皆歸楚若更以為貶豈任鄭叛而晉勞師于鄭緩于 復得宋河南之地盡而縱楚強反為春秋 救宋乃比之雖禮之 為楚有矣 所子耶 長不及馬腹不知宋 趙氏孟何曰楚入陳 既去則楚威震及齊 威震及魯矣

春秋左傳卷之五十五

宣十七年春王正月

得陳圍鄭得鄭且將魯豈但失鄭而已

甚于此時者景公自

伐齊而後一合諸侯

親之于是齊魯從而

鄭服楚亦無能為是

故晉侯伐鄭始書之

子之以復伯也

夏五月宋人宣十七年六月宣十八年春成二年六月冬十一月丙

及楚人平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世子癸酉晉卻克申公及楚人

晉侯衛侯曹臧伐齊會魯衛曹之秦人宋人陳

伯邾子同盟大夫及齊戰人衛人鄭人

于斷道于鞌齊師敗齊人曹人邾

人鄩人盟于績

陳氏傳夏曰外平不

書必關于天下之故

而後書陳鄭皆及楚

平矣不書至宋始書

之僖二十四年宋嘗

及楚平矣不書至莊

王始書之蓋此時天

趙氏鵬翔曰楚兵雖

東方大國也晉不得

齊則諸侯不附景公

春秋特致意焉

案是時陳蔡鄭許而懼而為斷道之盟以至而自將伐齊庶乎

外魯復從楚宋力屈固魯衛曹邾之心故知所伐矣

而與楚平楚之猖獗皆舉其爵而予之以是年秋楚莊王卒先

幾甚于成王之世而振伯主之餘燼也是公使如楚乞師欲

曹衛猶依然不敢叛彘彘云宋楚既平南以伐齊會莊王卒楚

則以城濮之餘烈向風方競曹衛適當其師不出既而用晉師

在也孰謂侵曹伐衛衛晉為盟主合諸侯楚子是有獨之役

為晉文報怨之私也以共謀之則外楚者

其本謀也穀梁之說

不為無據

蜀

左傳公即位受盟于

與楚通晉將復修伯

業若不得齊則魯衛

曹邾皆去矣故盟于

斷道謀楚即以謀齊

及袁婁既盟而齊不

背晉者二十年楚亦

少敵其鋒晉人世伯

之業賴以不墜則豈

之戰亦安可少哉

矣南方諸侯則有陳

蔡鄭許北方諸侯則

有魯宋曹衛大國則

有齊秦小國則有鄆

邾幸楚莊既死而晉

新立威于豎得稍蓄

中夏之一綫不然其

不胥而為楚者幾希

成三年春王成五年十二成六年秋楚成七年秋楚成八年春晉
正月公會晉月已丑公會公子嬰齊帥伐鄭公會晉欒書帥師侵

侯宋公衛侯 晉侯齊侯宋 師伐鄭冬晉 侯齊侯宋公蔡

曹伯伐鄭 公衛侯鄭伯 樂書帥師救 衛侯曹伯莒

左傳討鄭之役也 曹伯邾子杞鄭 子邾子杞伯 救鄭八月戊 辰同盟于馮

伯同盟于蟲 左傳鄭從晉故也晉 樂書救鄭與楚師遇 子轅角楚師還

牢

陵

杜註蟲牢鄭地 左傳鄭服也 李氏廉曰鄭自鄆戰 後從楚至此十有二 年始復從晉

成九年春公 秋晉人執鄭 冬楚伐莒庚 成十年五月 六月丙午晉

會晉侯齊侯 伯晉樂書帥 申莒潰楚人 公會晉侯齊 侯孺卒

宋公衛侯鄭 師伐鄭 入鄆 侯宋公衛侯

李氏廉曰晉景公文 凡十八年同盟五大

伯曹伯莒子

左傳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樂書伐鄭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左傳楚子重自陳伐苦苦潰楚遂入鄆

曹伯伐鄭

戰二救鄭三素景公初年當楚莊

杞伯同盟于

蒲

左傳為歸汝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家氏鉉翁曰莒同盟馬陵及蒲晉坐視其危亡而莫之恤春秋所惡也

左傳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強自戰臺立威得齊君以求成焉五月會諸侯伐鄭鄭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焉

復得鄭鄭雖屢救屢服伯業得賴以不墜

焉

案此晉謀通吳之始

厲公

成十二年夏

成十五年夏

成十六年六

秋公會尹子

秋十七年夏

公會晉侯衛

六月楚子伐

月甲午晦晉

晉侯齊國佐

公會尹子單

侯于瑱澤

鄭

侯及楚子鄭

邾人伐鄭

子晉侯齊侯

左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

左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

伯戰于鄆陵

宋公衛侯曹

變會楚公子罷許偃無乃不可乎子反曰
孫亥盟于宋西門之敵利則進何盟之有

外
楚子侵鄭遂侵衛

是年冬諸侯之大夫

會具于鍾離謀制楚

家氏鉉翁曰晉自靈

成最天下諸侯去而

從楚及厲公與楚一

戰勝之而楚鋒大挫

是城濮以來所未有

六月乙酉同冬公復會諸成十八年春

盟于柯陵侯伐鄭正月庚申晉

戴梁謀復伐鄭也

左傳十月庚午圍鄭
楚公子申救鄭十一

月諸侯還

姚氏舜牧曰晉三假
純以次心行之亦假

王命伐鄭春秋屬書
義飾暴者歸于京師

辭策而不發何也楚
而後正曹貝劊之罪

勢甚強且挾鄭為援
請于王官而後進駕

聘服列國若不有晉
鄭之威且敗狄而狄

楚子鄭師敗

績

家氏鉉翁曰晉自靈
成最天下諸侯去而

從楚及厲公與楚一
戰勝之而楚鋒大挫

是城濮以來所未有

弒其君州蒲

李氏廉曰厲公不特

純以次心行之亦假

義飾暴者歸于京師

辭策而不發何也楚

而後正曹貝劊之罪

勢甚強且挾鄭為援
請于王官而後進駕

伯邾人伐鄭

左傳鄭太子髡頑侯
猶為質于楚楚公子

成公子寅戍鄭

高氏閔曰晉厲無道

而能數合諸侯力捍

強楚者由假王靈挾

義以令天下也

厲假王靈以薄伐不服伐秦向秦恐勝楚知其恃陵當何如者而楚弱通吳則吳成雖伐鄭不服不猶愈可謂有馭天下之器縱彼肆行而莫之忌四鄰無警而諸侯反耶春秋但書晉之伐貳者則以其外強中不書楚之救其與晉乾無服人心之道也可知矣
秦晉厲在位凡七年

悼公

成十八年夏冬楚人鄭人十二月仲孫襄元年春王夏晉韓厥帥

楚子鄭伯伐侵宋 茂會晉侯宋正月仲孫茂師伐鄭仲孫

宋宋魚石復 公衛侯邾子會晉欒黶宋茂會齊崔杼

入于彭城 齊崔杼同盟 華元衛甯殖曹人邾人杞

于虛朶 曹人莒人邾人次于郕

人滕人薛人

左傳鄭伯會楚子同于台谷以救宋楚師

伐彭城納宋五大夫還

李氏廉曰齊桓伯樂左傳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

趙氏熊飛曰晉以韓厥獨攻其前以五圍

宋人患之西鉏吾曰始于平宋亂晉文伯辭諸侯而請師以圍

左傳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

急韓獻子曰成伯安

疆自宋始矣晉侯師

于台谷以救宋楚師

左傳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

趙氏熊飛曰晉以韓厥獨攻其前以五圍

宋人患之西鉏吾曰始于平宋亂晉文伯辭諸侯而請師以圍

楚與諸侯之奸而披
其地以塞夷庚毒諸
侯而懼吳晉非吾憂
也晉必恤之
杜註夷庚吳晉往來
之要道

業始于釋宋圍悼公彭城
伯業又始于彭城之
救宋此時晉之勢漸
盛而楚之勢漸衰矣

秋楚公子壬襄二年春正

秋七月仲孫冬仲孫茂會襄三年六月

夫帥師侵宋月鄭師伐宋

茂會晉荀罃晉荀罃齊崔公會單子晉

孫氏復曰所以救鄭也
左傳楚令也

宋華元衛孫杼宋華元衛侯宋公衛侯

高氏閔曰楚之不敢
敵諸侯之師而侵宋
者蓋攻其所必救也

林父曹人邾孫林父曹人鄭伯莒子邾
人于戚
邾人滕人薛子齊世子光

左傳謀鄭故也孟獻
子諸城虎牢以偏鄭

人小邾人于己未同盟于

圍宋彭城

之兵援其後楚兵不
出則一韓厥足以當
鄭而有餘楚兵出則
五國之兵足以圍楚
彭城晉人以爲討二
而不憚皆所以謹用
月齊太子光爲質于
諸侯而不忍輕關其
民也

戚遂城虎牢雞澤

陳侯使袁僑冬晉荀偃帥如會戊寅叔師伐許

襄五年夏仲孫茂衛孫林

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子貞帥師伐

冬戍陳楚公

左傳鄭人乃成
 趙氏鵬飛曰晉楚爭
 鄭五十年午叛午服
 惟強是視鄭入楚則
 澤晉侯使荀偃逆吳
 楚兵將橫行于宋衛
 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鄭之策而城虎牢以
 區之兵出則直指鄭
 郊非特鄭無所恃楚
 失之蓋亦恐矣
 彙纂曰鄭方堅于從
 楚孟獻子請城虎牢
 以備之所以扼鄭之
 吭使之不得南向也
 讓楚服鄭實圖天下
 之大計故不書城鄭
 虎牢
 左傳晉為鄭服故且
 欲修吳好將合諸侯
 六月己未同盟于錡

孫豹及諸侯

蘇氏輟曰許事楚故也

之大夫及陳

趙氏鵬飛曰晉既得陳鄭而許猶比楚故

袁僑盟

夏盟陳鄭而冬伐許然許為鄭所處遷于

左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者于諸侯秋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葉以邇之葉逼近楚倚楚為重必不能叛楚而遠事晉晉徒征之無益也

蘇氏輟曰諸侯既盟而後袁僑至故復使大夫盟之殊及袁僑主盟袁僑也夫諸侯不專敵袁僑而使大夫盟之此正合禮穀梁以為大夫張諸侯失正過矣

趙氏鵬飛曰陳鄭即楚久矣厲公之威有

父會吳于善侯鄭伯曹伯陳公會諸侯

道

莒子邾子滕救鄭

左傳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楚民朝夕忿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會于城棗以救之

子薛伯齊世

子光吳人鄆

子光吳人鄆

子于戚

子于戚

許氏翰曰晉楚爭衡左傳會吳且命戍陳權之在吳故晉急吳也

子于戚

城棗以救之

子于戚

陝西求友齋

子于戚

陝西求友齋

子于戚

陝西求友齋

子于戚

陝西求友齋

子于戚

陝西求友齋

所不能服今一會而得二叛國則虎牢之功偉矣以諸侯盟鄭之君以大夫盟陳之臣尊卑之分尤正

襄七年冬楚襄八年夏季冬楚公子貞襄九年冬公楚子伐鄭

公子貞帥師孫宿會晉侯帥師伐鄭會諸侯伐鄭

圍陳十二月鄭伯齊人宋及楚平左傳討其侵麥也鄭

公會諸侯于于邢丘李氏廉曰此鄭又從楚之始也至十一年

鄆于邢丘左傳諸侯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

左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

杜氏預曰謀救陳陳大夫聽命杜氏預曰時公在晉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晉悼難勞諸侯唯使

書救也杜氏預曰自是凡大夫聽命故季孫在

左傳子驪將及楚平子孔子塔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展曰吾盟國

云惟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乃及楚平同盟于

中分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將請施舍輸

積聚以貧國無積利亦無困人公無利

然無成知武子曰計之盟而還師以敵楚亦無貪民計以幣更

人吾三分四軍與諸賓以特牲若用不作

侯之餽以詭來者于車服從給行之期年

會同無陳矣

會而公先歸

莫慕曰胡傳謂晉侯

姑息愛人不自為政

而委政于臣下自後

晉失政而諸侯之大

夫亦各專其國此防

微之論也

襄十年夏楚秋公會諸侯冬戌鄭虎牢襄十一年夏公會諸侯伐

公子貞鄭公伐鄭楚公子貞帥鄭公孫舍之鄭秋七月己

孫輒帥師伐宋帥師侵宋未同盟于亳

宋城北

高氏閔曰以宋公受

俘陽故也

此三駕之一

趙氏鴈飛曰楚鄭伐

宋故晉侯率諸侯伐

鄭鄭不服于是成虎

左傳鄭及晉平楚子

襄收鄭諸侯之師還

故子展曰與宋為惡

鄭而南至于陽陵與

諸侯必至吾從之盟

此三駕之二

楚師夾賴而軍鄭人

楚師至吾又從之則

左傳鄭人懼乃行成

晉涉頰與楚人盟樂

晉怒甚矣晉能驟來

程子曰鄭服而同盟

虜欲伐鄭師荀營不

楚將不能吾乃固與

也隨復同楚伐宋云

可曰伐鄭楚必救之

晉夏鄭子展侵宋

同見其反覆

戰而不克為諸侯笑

我未病楚不能矣猛

國乃有節三駕而楚

愈于戰乃許鄭成十

一月已亥同盟于戲

不能與爭

鄭服也

克不可命不如還也
丁未諸侯之師還楚
師亦還

秦此年楚救鄭與魯

二十八年楚人救衛

同非于楚之救也著

鄭衛從楚之罪耳胡

傳謂晉救未有不善

過矣

家氏錄翁曰唐之叛

將有乞援于外面抗

其君者與鄭衛乞援

于楚何異

陳氏宗之曰楚來平

鄭徐合諸侯以救之

無及于鄭而勦民戍

則退可守進可戰鄭

服則保鄭以拒楚鄭

貳則我扼其委而制

其肩背南向足以禦

楚而反向足以臨鄭

矣

楚子鄭伯伐襄十二年冬襄十四年春冬季孫宿會襄十五年冬

宋公會諸侯楚公子貞帥王正月季孫晉士句宋華十一月癸亥

伐鄭會于蕭師侵宋宿叔老會諸閱衛孫林父晉侯周卒

魚

左傳以報晉之取鄭也

此三駕之三左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行成

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晉侯使叔胥告于諸侯

胡傳鄭自此不復背楚人大大敗吳師

晉者二十四年由悼公能謀于魏絳以息民聽于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雞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李氏廉曰者楚之無能為也

侯之大夫會鄭公孫躄莒

吳于向人邾人于戚

左傳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

也

左傳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

也

也

也

也

襄十五年冬

十一月癸亥

晉侯周卒

宿叔老會諸

閱衛孫林父

會襄十五年冬

襄十四年春

冬季孫宿會

襄十四年春

襄十四年春

冬季孫宿會

襄十五年冬

十一月癸亥

晉侯周卒

宿叔老會諸

閱衛孫林父

會襄十五年冬

襄十四年春

冬季孫宿會

襄十四年春

冬季孫宿會

襄十四年春

冬季孫宿會

襄十四年春

冬季孫宿會

襄十四年春

冬季孫宿會

襄十四年春

冬季孫宿會

襄十四年春

冬季孫宿會

襄十四年春

冬季孫宿會

襄十四年春

冬季孫宿會

襄十四年春

襄十四年春

冬季孫宿會

襄十四年春

冬季孫宿會

襄十四年春

冬季孫宿會

襄十四年春

冬季孫宿會

襄十四年春

襄十四年春

冬季孫宿會

襄十四年春

冬季孫宿會

襄十四年春

冬季孫宿會

襄十四年春

冬季孫宿會

襄十四年春

襄十四年春

冬季孫宿會

襄十四年春

冬季孫宿會

襄十四年春

冬季孫宿會

襄十四年春

冬季孫宿會

襄十四年春

平公

襄十六年三襄十八年冬楚公子午帥襄十九年春秋七月晉士

月公會諸侯十月公會諸師伐鄭王正月諸侯甸帥師伐齊

于泲梁戊寅侯同圍齊侯同圍齊盟于祝柯至穀聞齊侯

大夫盟卒乃還

左傳會于泲梁晉侯與諸侯宴于泲使諸大夫舞齊高厚之歌詩不類荀偃怒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公羊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倍在大

假羽毛之失哉

助其聲勢則為賊臣苟假所快悼公不得辭其責矣

薛氏季直曰此期鄭伯之從晉伐齊也乘人不備而遂無成功

左傳秋齊侯伐我北鄙晉侯伐齊濟河冬

盟會而泲梁祝柯二

左傳聞喪而還禮也

十月會于魯濟尋泲李氏廉曰蕭魚之後

楚兵又至鄭

盟總覽尋侯誅討強暴矜恤弱小猶有悼公之餘烈過此以後

大其不伐喪也

蔡請平陸兩寅晦齊

燕平公初年乘悼公

商任沙隨則范氏專杜氏預曰詳錄所至

及還者善得禮

歸夜遁十一月丁卯之餘烈國勢方強故

以殺私怨政權全移

于大夫而晉亦自是

朱子曰春秋分明處

鄭子孔欲背晉從楚

不覲襄二十六年瀆

只是晉士甸侵齊至

穀聞卒乃還遠分明

義諸侯同心俱盟之

王氏然曰齊環不道

頭以後則與楚成二

穀聞卒乃還遠分明

夫也君若贊旒然
數梁諸侯在而不曰
諸侯之大夫不臣也
樂晉使大夫盟高厚
蓋懼諸侯之從齊也
齊自奪職以後于晉
無後不從自悼之末
年始貳屢侵伐者四
年之中弔六伐鄰而
對圍邑所以復有平
險之圍杜孔謂厚終
而大夫共盟非大夫
之專其意蓋于晉此
第據一時之事勢然
自後大夫專政實如
于此公穀以權移于
大夫爲說則據以後
百年之大勢也其義
更精不得以此廢彼

之甚爲諸侯所共疾
晉討得其非與衆同
欲而非爲其私故晉
可圍以真之

伯晉不復爲盟注矣其與他

襄二十年夏
襄二十一年
襄二十二年
襄二十三年
襄二十四年

六月庚申公會冬十月公會冬公會諸侯秋齊侯伐衛八月公會晉

會晉侯齊侯晉侯齊侯宋于沙隨遂伐晉侯宋公衛侯

宋公衛侯鄭公衛侯鄭伯樂左傳齊侯以藩載樂盈及其死士納諸

伯曹伯莒子曹伯莒子邾曲沃幾成大亂己即以勁兵踵其後長驅

邾子滕子薛子于商任報私怨太阿旁落矣直逼國都成襄應外謀范缺之勇先退樂

伯杞伯小邾左傳劍樂氏也案樂盈以無罪見逐王氏錫爵曰晉以柄秋以來未有諸侯伐

子盟于澶淵侯以錫之晉平一任合諸侯以劍之失伯盟主至于此極者也左傳將以伐齊亦不

左傳齊成故也薛氏季宣曰齊之無移于范氏伯樂其衰其所為自是政權全主之義矣是以齊莊

道諸侯圍之而不服矣實保之明年遂放于子哀惠享晉費二十楚之伐鄭是以一會

遂會于澶淵修德來達不評也哉年平陰之役又二可知矣

樂齊自成二年肇之戰始會于哀襄服晉今纔四年耳乃敢猖

垂二十年至悼公末而復貳襄十八年諸侯同盟之子平陰猶未服至此年感士句不伐喪之義復會于澶淵事晉是時楚已不復與晉爭獨齊作叛有服蓋晉伯之極盛而將衰之候也

冬楚子陳侯襄二十五年秋八月己巳襄二十六年冬楚子陳侯

蔡侯許男伐公會晉人鄭蔡侯伐鄭

鄭于夷儀重丘良霄宋人曹

人于澶淵

左傳楚子伐鄭以救左傳伐齊以報朝歌張氏治曰重丘之盟合諸侯將以討齊乃受賂而釋之且列狄與孫氏

李氏廉曰蕭魚之益楚兵再至鄭而無功惡孰大于是與孫氏

豈如此則晉伯之衰不復能崇諸侯矣

左傳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遂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還而歸乃易成也汪氏克寬曰蕭魚而後楚三伐鄭十年楚公子午不得志于鄭

則以悼公之餘澤也
季氏本曰楚既制吳
于是率三國伐鄭獻
晉伯之衰而諸侯之
貳也

襄二十七年 襄二十八年 襄二十九年 襄三十年 諸昭元年 春王
夏叔孫豹會 十有一月 公夏五月 仲孫 侯之大夫會 正月 叔孫豹
晉趙武 楚屈 如楚 羯會 諸侯之 于澶淵 宋災 會晉趙武 楚
建蔡公 孫歸 大夫 城杞 故 公子圍 齊國
生衛石 惡 陳 弱宋 向戌 衛
孔奐 鄭 貳 霄

左傳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帥侯鄭伯許男如楚陳氏傅曰列國之故治杞君旅見于楚始于此許氏輸曰其志私也動又不時能無攜乎國有災小事耳乃合

左傳晉平公杞出也

胡傳是時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必不容也宋

齊惡陳公子

公糞大夫以抗其君二十四年諸侯救之而下陵上替之禍自此年諸侯不救楚是此始今平公復受孫以知晉之不在諸侯氏之譖而止獄公因而復爲陵焉之舉也甯喜取衛田以益林鄭雖未服于楚明年爰由晉之諸臣各爲晉楚爲成而北方諸私計羽翼諸侯之大侯皆朝楚矣夫使交起爲亂魏趙韓三分晉國悼平實有以啟之矣

許人曹人于

宋秋七月辛

巳豹及諸侯

之大夫盟于

宋

左傳宋向戌善于趙
文子又善于令尹子
木欲再諸侯之兵以
為名為會于宋子木
請晉楚之從交相見
釋齊奈
杜氏前曰乘傳會者
十四國齊秦不支相
見祁勝為私屬皆不
與盟宋為主人地于
宋則與盟可知故經
序九國大夫

汪氏克寬曰列國之
諸侯旅朝于楚以事
天子之禮事之夫至
昭九年而列國之大
大亦旅見于楚迨哀
之四年而晉亦京師
楚世變至此聖人蓋
傷之甚

陳氏傅良曰合十一
國諸侯之大夫而書
城祀為悼夫人也是
謂知務乎
時天下亦多故晉為
盟主而區區于祀其
細已甚晉之已細而
後有執齊慶封放陳
招殺蔡侯假討賊陳
以討蔡為名而滅
之義以爭伯如楚露
王者矣
棄慕曰晉平以母家
之私煩諸侯以城祀
伯棄所由釁也故經
書城祀以示貶

招蔡公孫歸
生鄭罕虎許
人曹人于虢
左傳蔡宋之盟也楚
令尹圍請用牲讀舊
書加于牲上而已晉
人許之
高氏閔曰宋之盟齊
人不預今齊又從楚
矣晉伯之衰可知也
汪氏克寬曰宋虢陳
後楚屈建公子圍亞
于晉趙武而序于諸
侯大夫之上皆兩伯
之辭也
是年冬楚公子圍弑
其君麇自立

春秋大事表

卷之二

晉楚爭盟

味西求方

汪氏克寬曰兩伯之勢遂成于此

昭四年夏楚昭十年秋七

子蔡侯陳侯月戊子晉侯

鄭伯許男徐彪卒

子滕子顛子

胡子沈子小

邾子宋世子

佐淮夷會于

申

范氏甯曰楚靈王始會諸侯也

程子曰晉平公不在諸侯楚于是強爲伯

兼晉平在位二十五年內惑于寵愛以女色蠱其心外崇建宮室以侈麗誇于諸侯致使楚虔日橫吞滅陳蔡而不能救晉伯之失平公爲之也

晉平公

申

之事

自襄二十七年向
戎為宋之盟至是凡
九年矣始猶為二伯
而楚爭先趙武備安
靡然從之至楚處新
立逞其狂悖乃遂獨
伯合十有三國而為
此會此春秋之一大
變也自此至昭十三
年楚處之弑凡歷十
年唯三伐吳滅賴威
陳滅蔡伐徐吞噬四
山如狗犬潰鬪晉之
君臣喋不粉齏不敢
南向加一矢雖有厭
愁之會反舉辭以請
蔡于楚卒不見聽處
用蔡世子如割羊豕
則以宋之盟為弭兵
之說晉不敢背盟故
也宋秦檜倡和議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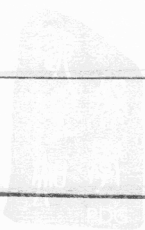
春秋大事表

卷二十九

晉楚爭盟

大

陝西求友齋



人力攻守臣不敢相
抗奸臣悞國千古同
恨趙武向戌非特春
秋之罪人直千古之
罪人矣

昭公

昭十一年秋 昭十三年秋 昭十六年秋

季孫意如會公會劉子晉八月己亥晉

晉韓起齊國侯齊侯宋公侯夷辛

弱宋華亥衛衛侯鄭伯曹

北宮佗鄭罕伯莒子邾子

虎曹人杞人滕子薛伯杞

于厥憇伯小邾子于

蔡晉昭在位僅六年
止有厥憇平王二會
而厥憇不能殺蔡平
王不能服諸侯徒處
兵和南而齊敢拒令
鄭敢乎承衛病鄭幾
之擾晉困營夷之許
諸侯並貳宣平之伯

左傳楚師在蔡晉荀

吳謂韓宣子曰不能

殺陳又不能救蔡晉

之不能亦可知也已

為盟主而不恤亡國

將焉用之秋會于厥

蔡于楚弗許

許氏翰曰蔡能嬰城

八月堅不下楚此易

助也厥愆合天下之

兵畏不敢救遣使請

命示之不能使楚蓋

驕有以量諸侯之力

而卒取之此韓起之

罪也

卓氏爾康曰宋之盟

以弭兵召諸侯今楚

背盟肆禁欲逞無厭

于陳蔡晉不能以義

責之而反姑息含忍

遣使請楚卑屈已甚

平五

陳氏傳頁曰晉自重

五以後主盟皆大夫

至是復合十四國之

諸侯叔向請之劉子

臨之中國猶有望焉

而齊人不可鄭人爭

承魯不預盟晉之合

諸侯遂由是止鄆陵

之役參盟復見晉非

盟主矣

家氏鉉翁曰晉自宋

之盟以後自謂天下

無事君臣媿情苟安

無復自強之志楚由

是竊伯權虎視列國

晉伏鼠而不敢出者

幾二十年今楚虔白

底滅亡乃復為此會

號召諸侯如病瘠沈

葉遂止于此也

冀保前好豈不恃哉者知其無能爲矣
嚴氏啟隆曰晉之不案是年夏四月楚虔
能始于趙孟而極于弑于乾谿棄戾新立
韓宣天下雖安忘戰晉乘楚亂而爲此會
則危弭兵之禍蓋至此中與伯業千載一
此
案晉自襄二十六年力威諸侯專治魯之
會于澶淵爲獨主夏親暱是以內外離心
盟明年遂成二伯至諸侯益貳伯業不復
此凡一十七年中開能興矣
不主盟會不用師旅
此年復合八國之大
夫不能討楚以庇蔡
反卑辭以求楚伯業
全喪矣蓋始壞于平
公而大壞于昭公則
趙武韓起二人優游
姑息養成此禍耳

案晉自文公創伯於僖之二十八年歷襄靈成景厲悼平昭凡
九世計共一百零四年自是以後晉楚俱衰齊景爭伯參盟復

見如春秋初年矣此世運一大變也詳齊晉爭盟表

附晉伯餘燼

昭二十五年 昭二十七年 昭三十二年 定四年三月

夏叔詣會晉 秋晉士鞅宋冬仲孫何忌公會劉子晉

趙鞅宋樂大樂祁犁衛北會晉韓不信侯宋公蔡侯

心衛北宮喜宮喜曹人邾齊高張宋仲衛侯陳子鄭

鄭游吉曹人 人滕人會于 幾衛世叔申伯許男曹伯

邾人滕人薛扈 鄭國參曹人莒子邾子頓

人小邾人于 莒人薛人杞子胡子滕子

黃父 人小邾人城 薛伯杞伯小

成周 邾子齊國夏

左傳令成周且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

請之范獻子取貨于李孫謂司城子梁與

左傳謀王室也趙簡北宮貞子曰李氏甚子令諸侯之大夫輸得其民准夷與之有

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

十年之偏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宜也

左傳晉魏舒韓不信于召陵侵楚

高氏閔曰自二十二

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

左傳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

年景王崩王室亂天

城成周魏子南面衛

言于范獻子曰水潦

王播越四年之後晉

事君如在國故鞅以

方降齊威方庭中山

始為此會而諸侯不

魯無成死之二子懼

不服藥盟取怨而失

至僅合大夫以謀之

皆辭乃辭小國而以

中山晉自方城以來

曰明年將納王夫王

難復

蔡侯

室之急如此豈可坐

家氏鉉翁曰齊景為

蔡侯

待明年哉聖人書此

襄陵之盟而梁邱蒧

高氏閔曰蔡不勝楚

重傷諸侯之無伯也

入季孫之錦晉頃為

之陵處晉于諸侯而

兼晉自平王以後已不復能宗諸侯自此至召陵凡二十有四

薪而不悟

氏六卿之禍屠火積

與于已孰知已兆陳

知以為魯之休戚無

氏之貨二君慘然無

扈之會而士鞅納季

入季孫之錦晉頃為

襄陵之盟而梁邱蒧

家氏鉉翁曰齊景為

難復

皆辭乃辭小國而以

魯無成死之二子懼

事君如在國故鞅以

城成周魏子南面衛

言于范獻子曰水潦

方降齊威方庭中山

不服藥盟取怨而失

中山晉自方城以來

難復

家氏鉉翁曰齊景為

難復

年僅有此三四會盟然皆虛循故事而無勤王恤患之實黃父之會坐待明年扈之會范鞅取貨城成周而魏子南面會召陵而卒辭蔡侯蓋是時六卿強而公室弱置中夏于不問徒伐鮮虞滅肥鼓以自封殖又貪於貨賄以破楚入郢之大功讓之強吳致吳晉爭長黃池而晉自此如死灰之不復然矣此世運之又一大變也詳吳晉爭盟表

春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論

據左氏傳滅庸者楚也而經文列書秦人巴人畧無異辭文定因謂庸有取滅之道而爲賈善謀國春秋以是滅楚之罪嗟乎春秋豈爲楚計得失哉就使謀國果善亦祇益其狡焉啓疆憑陵中夏之計乃春秋之所深惡聖人曷爲予之其所以詳書不殺者實著

楚之交深黨固橫行無忌將有問鼎之漸闢于天下之故而書之也考楚武文之世巴庸嘗病楚楚方經營近境之不暇未敢以全力與中國爭而城濮之役秦助晉攘楚楚威稍挫中國得安枕者十五年今以晉靈幼弱楚莊暴興乃連結巴秦滅庸庸與麋俱爲今鄖陽府境麋今鄖陽府鄖縣又竹山縣東四十里有上庸故城卽庸國地界連秦隴楚得其地則勢益西北逼近周晉且滅庸而楚之內難夷矣連巴秦而楚之外援固矣滅庸以塞晉之前結秦以撓晉之後斯不待陸渾興師而早知其有窺覷周鼎之志矣且夫庸非小弱也周武時曾佐伐紂立國已數百年晉欒武子嘗稱楚自克庸以來無日不討國人而申儆之蓋亦重大其事其所屬魚邑實爲今夔州府奉節縣地跨兩省居秦楚巴三國之界故不結巴秦則不得滅庸庸滅而秦楚合勢中

國之簪籜撤矣夫讀春秋者貴合數十年之事以徐考其時勢不當就一句尹執文法以求褒貶宜合天下而統觀大勢不當就一國內拘傳事以斷其是非春秋爲天下之無王作非爲一國作也矧吳楚蠻夷其謀國之善否何關於聖人之慮又况其爲封豕長蛇洊食上國者哉前此翟泉于温之盟秦人皆與志秦晉之合晉伯之所以盛今此楚秦滅庸志秦楚之合晉伯之所以衰晉伯之盛衰周室之安危係焉不可以弗志也胡傳固非而張氏治亦第謂楚宜制服之而已不當遽夷人宗社以是爲楚罪猶屬管窺之見夫春秋豈沾沾焉責楚之滅庸而已哉

春秋時楚始終以蔡爲門戶論

楚在春秋北向以爭中夏首滅呂滅申滅息其未滅而服屬於楚

者曰蔡蔡爲今汝寧府上蔡縣汝寧諸小國盡屬于楚獨蔡存故
蔡自中葉以後於楚無役不從如虎之有俚而中國欲攘楚必先
有事於蔡僖四年齊桓爲召陵之師經云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
蔡潰遂伐楚蓋齊不伐蔡則不能長駟而至于陘也定四年吳闔
閭之入郢也經云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庚辰
吳入郢蓋吳不得蔡爲嚮導則不能深入要害因以直造郢都也
蓋蔡居淮汝之間在楚之北爲楚屏蔽熟知楚里道其俗自古稱
強悍故春秋時服楚最早從楚最堅受楚之禍最深而其爲楚之
禍亦最烈始以楚爲可恃故甘心服從逮不堪命而反噬則楚亦
幾亡故讀春秋者必熟曉地理而後可知春秋之兵法而後可知
聖人之書法乃後儒之以一字爲褒貶者則曰侵蔡爲蔡姬故書

曰遂是聖人貶之也蔡用吳破楚能報數世之怨書曰以是聖人
褒之也皆不考實事懸空臆斷殊不知齊桓以天下之故而伐楚
積謀二十餘年豈爲一姬其曰蔡姬者或反借此爲兵端若不討
蔡之從楚使楚不忌而預爲之備因得輕行掩襲疾驅至涇而吳
自舍舟淮泗今壽州過蔡境蔡來會之道吳自江南壽州陸行經義陽

三關之險至湖廣漢川縣小別山深入敵地一千一百里此非唐
侯所能與故雖與唐偕而獨書蔡侯此皆當日之實事聖人豈有
褒貶于其間哉夫春秋之作因魯史魯史之書因赴告故熟玩經
文而列國之地形與當日之兵勢瞭然可見矣自哀三年吳遷蔡
于州來汝寧之地全爲楚有中國始無事于蔡而蔡亦旋爲楚滅
自定公以上蔡爲中國與楚之利害豈不歷歷可驗也哉

晉悼公論

悼公乘再伯之餘再合諸侯天下翕然宗晉論者謂較文公之創始稍易然文公一戰而伯而晉悼蕭魚服鄭則八年九合而後定之何遲遠之相懸若此曰此其故未可以一概論也當文公之時天下之勢已盡屬楚曹衛魯宋延及北方之諸侯此如陰之進而至于剝剝極當復故文公一出而如日再中是循環之理則然至悼公時所未服者鄭耳鄭舊屬楚其勢未可以旦夕服而當日楚之執政如子囊者又堅忍持重非如得臣之輕脫以僨事故其勢常迭進而迭退非要之以持久而老之以不戰則徒暴骨以逞而無當于服楚之大計故當日之謀臣知長慮卻顧爲國本計者無如魏絳制勝廟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無如知罃此兩人均非如

狐偃先軫爲推鋒出奇慄銳果敢之計者魏絳之最得者在定和戎之策以專事中夏建息民之謀使國力不竭則旣得於國本矣然後知幣復用孟獻子之言城虎牢以扼地勢卻荀偃速戰之策三分四軍以道敵楚人而其要尤莫如成虎牢何則鄭爲南北之中其距晉楚道里俱各半若徒道敵楚人恐楚敵而諸侯之力亦敵故畱宿勁兵于虎牢則我爲主而楚爲客諸侯散則各歸其國聚則兵衆不勞而畢具反客爲主靜以待動以逸制勞此固不待交鋒而楚已望風而卻避矣或者謂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道敵諸侯以來之也曰成虎牢者所以保鄭非以爭鄭也鄭未嘗不願服于晉特慮爲楚所擾故欲兩事以苟免其心蓋不得已成之則鄭在晉之宇下楚不敢北向以爭鄭以鄭屏楚而東諸

侯始得晏然攘楚以安中夏其計無出于此吾怪夫世之好爲議
論者以服鄭爲勞民而以范匄之棄陳爲失策此皆一偏之見而
不審時勢之論夫陳蔡與許服楚已久其國去楚又近必欲致三
國之服從此如齊桓之伐楚合江黃而適以速楚之滅也當春秋
襄昭之世中國至服鄭而止以鄭爲南北之界使曹衛魯宋常服
晉而陳蔡與許常服楚各共犧牲玉帛以事其大國豈至使晉楚
之從交相見帥天下之諸侯僕僕哉愚嘗反覆究悼公之事善其
君臣能識大勢持重以服鄭卽趙克國屯田以制羗之計棄陳而
不事卽賈捐之棄珠厓之計蓋其集效視文公爲遲而其規模較
可經久使晉之君世世守之伯業常存可也

春秋晉楚爭盟表卷二十八終

陝西求友齋校字

春秋吳晉爭盟表敘

晉用申公之計用吳以犄楚其後吳卒破楚入郢馴至爲患于方夏病齊及魯與晉爭長于黃池論者因以咎晉之失計自啟門庭之禍寔非也晉欲制楚則不得不用吳吳之所以橫不可制者咎在晉君失政六卿各擅強權不復以諸侯爲事失不在用吳也何以言之楚之強天下莫能抗日者齊桓嘗欲攘楚矣不得已而

用江黃一會于貫再會于陽穀徐而興召陵之師春秋詳書其事以美之然江黃國小而近楚楚滅江黃而桓公不能救也是無益于制楚之事而徒以速江黃之滅若吳則不然在楚之肘腋而力足與楚相抗自成七年入州來楚內有吳釁奔命不暇遂不復加兵于宋鄭中國藉以息肩者數十年日後晉復用向戌弭兵之說

委天下諸侯南向而朝楚晉亦偃然弛備無復有經營諸侯之心
楚得肆其驕橫爭長壇坫至靈王遂大會諸侯于申楚熄而吳熾
因遂踵其故轍是則吳之所以爭長黃池者由於當日之玩楚而
使楚得志非用吳之過也向使晉常脩悼公之業雖明知弭兵之
說之不可卻而嚴兵以待之楚人爭先則正辭以折之楚必俯首
帖耳而不敢動楚不敢動而吳亦無緣萌其覬覦烏有召吳而反
爲吳病者哉且晉自昭十三年平丘之盟而後晉已失伯齊景欲
嗣興而不能宋魯鄭衛皇皇焉無所依故吳得乘虛而爭伯中國
就使天下不折而入于吳亦必折而入于楚吳楚于中國固無分
也況是時晉政已移于三家天下久已無晉君子之責晉者謂急
宜發憤自立速收三家之權必使先有晉而後可以制吳不必以

前日之用吳爲晉詬病嗚呼自古資鄰國之兵以集事鮮有不被其患者而能自強則無之唐興嘗資突厥矣其後太宗卒擒頡利中興嘗資回紇矣而卒恭順爲國外藩彼所用者第一時之力而能自固于根本之地故能有利而無害城濮之役文公嘗用齊秦日後秦雖構怨而不能爲晉病也且以桓公之盛未有能獨力制楚者以悼公之用吳較之齊桓之用江黃其利害豈不較然著明也哉余因撮其先後諸事都爲一編使後之論吳晉者有考焉輯春秋吳晉爭盟表第二十九

春秋吳晉爭盟表卷二十九

錫山 顧棟高復初 輯

陽湖 楊覲會依文 參

成七年正月 成八年冬十 成九年公會 成十五年冬 襄三年六月

吳伐郟 月叔孫僑如 晉侯齊侯宋 十有一月叔 公會單子晉

會晉士燮齊 公衛侯鄭伯 孫僑如會諸 侯宋公衛侯

人邾人伐郟 曹伯莒子杞 侯之大夫會 鄭伯莒子邾

伯同盟于蒲 吳子鍾離 子齊世子光

己未同盟于 雞澤

雞澤

左傳吳伐郟郟成 李氏廉曰此吳壽夢 之二年也蓋自成公 二年楚申公巫臣奔 晉求暹吳以罷楚於 是吳兵始及上國矣 此為書吳之始

春秋大事表 卷二十九 吳晉爭盟 陝西求友齋

吳日強橫遂爭長黃池此時徵吳晉亦不能伯必以通吳爲召勸者皆庸末之見也

而吳更弱蹇不至至十五年復親往會之

不得與吳以奪楚

楚澤晉侯使荀會之吳子于淮上吳子不

不問吳之來會故書會以會以殊之屈中國以就強夷辱也至襄五年威之會不復殊吳矣蓋此時吳來

李氏廉曰吳之見經始于鄭之伐盛于州來之入晉之通吳始于蒲之欲會成于鍾離之往會

案此晉悼公卽位之三年始謀通吳以制楚也成九年于蒲欲

會以會以殊之屈中國以就強夷辱也至襄五年威之會不復殊吳矣蓋此時吳來

案呂氏大圭謂此舉實兆黃池之會責晉楚也成九年于蒲欲

楚始退去

會以會以殊之屈中國以就強夷辱也至襄五年威之會不復殊吳矣蓋此時吳來

案呂氏大圭謂此舉實兆黃池之會責晉楚也成九年于蒲欲

楚始退去

會以會以殊之屈中國以就強夷辱也至襄五年威之會不復殊吳矣蓋此時吳來

案呂氏大圭謂此舉實兆黃池之會責晉楚也成九年于蒲欲

楚始退去

會以會以殊之屈中國以就強夷辱也至襄五年威之會不復殊吳矣蓋此時吳來

案呂氏大圭謂此舉實兆黃池之會責晉楚也成九年于蒲欲

楚始退去

會以會以殊之屈中國以就強夷辱也至襄五年威之會不復殊吳矣蓋此時吳來

案呂氏大圭謂此舉實兆黃池之會責晉楚也成九年于蒲欲

楚始退去

會以會以殊之屈中國以就強夷辱也至襄五年威之會不復殊吳矣蓋此時吳來

案呂氏大圭謂此舉實兆黃池之會責晉楚也成九年于蒲欲

楚始退去

會以會以殊之屈中國以就強夷辱也至襄五年威之會不復殊吳矣蓋此時吳來

案呂氏大圭謂此舉實兆黃池之會責晉楚也成九年于蒲欲

楚始退去

會以會以殊之屈中國以就強夷辱也至襄五年威之會不復殊吳矣蓋此時吳來

案呂氏大圭謂此舉實兆黃池之會責晉楚也成九年于蒲欲

楚始退去

會以會以殊之屈中國以就強夷辱也至襄五年威之會不復殊吳矣蓋此時吳來

案呂氏大圭謂此舉實兆黃池之會責晉楚也成九年于蒲欲

楚始退去

見滅者其勝自百倍求之其不爲王糶童

後來黃池爭長此自貫者幾希

晉實不競召陵之會范獻子貪貨而卒辭

蔡侯以破楚之大功讓之吳以致諸侯翁

然從吳耳不責其後日之委弱而反以遜

襄五年夏仲秋公會晉侯襄十年春公會襄十四年正月季孫宿叔還會吳于祖

襄五年夏仲秋公會晉侯襄十年春公會襄十四年正月季孫宿叔還會吳于祖

孫茂衛孫林宋公陳侯衛會諸侯會吳月季孫宿叔還會吳于祖

父會吳于善侯鄭伯曹伯于祖老會諸侯之

道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大夫會吳于

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師期

案成九年于雞而吳左傳會吳且命成陳人不至莫不聞有辭也杜氏預曰不復殊吳

而不至聽命待諸侯者吳來會于戚之往會于鍾離其偶案晉合十四國為此

然可知至此不會處會吳以強大而居于而已而齊國亂君弱案是時吳伐楚喪故夷為中夏倡黃池爭

吳為晉告此所謂德義而次盡也

許氏翰曰叔還以吳在相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李氏廉曰春秋之末臣與吳會者二然後有黃池之兩伯魯不

得不自向之會范宣子案自向之會范宣子退吳人之後吳屏處蠻夷不與中國之盟會至此已七十年矣哀公懦弱乃葉晉楚俱衰齊景復死中國無伯復詔事吳國以周公之後而甘肅外

然不安先期解釋至末座僅先屬魯之鄆秦以被戰讎晉反與范宣子執此爲罪以長非魯之咎而誰咎秋即躬來赴會且受人耳且受成陳之命如屬吏然晉悼俱有盛氣方屬晉一通吳能退之藉吳之力而奔走成陳之役非吳之前倂後恭以晉悼能自強故耳

楚台獨吳肘腋之下退吳人蓋能用之亦哉
降龍伏虎手段故曰吳蓋致銳于楚師不仍不爲吳用最得制
後會于向吳告敗于出則擾其旁師出則馭外夷之道後來魯
晉范宣子數吳之不議其後楚畏吳偪無哀卑事強吳使臣會
德以退吳人蓋能用戰與晉較晉始得從之親往會之致吳責
吳而不爲吳用也後容收宋陳伐秦鄭坐百牢徵師伐齊如同
世有受屬夷之歎附享伯功是故晉三會縣鄙故開門延盜宜
反爲之真師捍患勞吳專以楚故非得己責魯而不宜責晉
民費財兵連禍結而也三爲絕不用吳師之逼吳以制楚此以
不可解者殆未聞此而楚師自屈此悼公毒攻毒出于不得已
道也夫之知權也且楚患去而仍罷退
吳之毒所謂無病安
用藥元氣一毫無損
也善之逼吳以求劑
可已而不己此如履
毒自斃耳統觀前後
經傳情勢瞭然見矣

哀七年夏公會哀十年公會哀十一年公會哀十一年夏哀十三年夏

會吳于鄆

吳伐齊

會吳伐齊

五月公會吳

公會晉侯及

左傳公會吳于鄆吳

案左傳哀八年齊侯

案左傳哀十年秋吳

于橐臯秋公

吳子于黃池

來微百宰曰宋百宰

陽生使如吳請師將

子使來復微師伐齊

于橐臯秋公

吳子于黃池

我魯不可以後宋且

以伐我是年秋逆季

是年春齊國書帥師

會衛侯宋皇

左傳公會單平公晉

魯年晉大夫過十吳

姬以歸姬歸讎及聞

伐我至是復會吳伐

會衛侯宋皇

左傳公會單平公晉

王百宰不亦可乎景

九年春辭師于吳吳

齊戰于艾陵大敗齊

援于鄆

公羊傳其言及吳子

伯曰晉范鞅會而案

子曰昔歲寡人聞命

師獲國書及某某革

援于鄆

何會兩伯之辭也

禮以大國懼敵也故

今又革之不知所從

車八百乘甲首三千

案左傳公會吳于橐

趙氏曰據左氏有單

十一半之君若以禮

將進受命于君是年

以獻于公公使歸國

對曰盟以周信若可

練吳晉敵禮而會如

命諸侯則有數矣云

冬使來微師伐齊而

子之元寶之新舊裝

對曰盟以周信若可

練吳晉敵禮而會如

云吳人弗聽景伯曰

魯與師會伐夫吳對

之以玄纁實當于其

對曰盟以周信若可

練吳晉敵禮而會如

吳棄天而背木不與

狼也齊魯世好且新

上攝此則公之此舉

吳微會于衛衛侯會

單子無坐位故不書

必致疾于我乃與之

為甥舅吳木欲借齊

信有功矣然齊以辭

吳于鄆公及衛侯宋

且經文有及字是兩

反自鄆以吳為無能

伐魯及齊辭師而遂

師于吳致吳來伐魯

皇瑗盟而卒辭吳人

伯之義分明也

角也

舍怨伐齊魯不念齊

反助吳伐齊至十年

據此則夫差爭伯其

案辰陵于蜀于申楚

高氏閔曰吳欲伯諸

侯魯先往會之

秋復結謀再舉則齊

威歸已及魯宋衛三

雖主盟而晉不與于

家氏鉉翁曰晉衰而

豺狼之命致齊秋君

會不自反助吳之因

蔡幾幾如楚靈之比

未有王人來准盟今

即齊景死而事吳趨

以說魯之為魯亦可

饒覆齊之全誦蹶齊

而晉之君臣付若不

黃池之會吳子為主

利乘信春秋所惡也

知矣

武功受蠻夷之命而

爭長實晉之喪弱有

哀以周公之後皆俯

吳晉爭盟

武功受蠻夷之命而

爭長實晉之喪弱有

哀以周公之後皆俯

吳晉爭盟

結怨錫舅之邦魯可以致之也
謂知恥也哉

伏聽命于壇坫之上
且天子使單平公餒
然鄭之旨不改焉是
為燧夷加一劫即若
今之新班憲詞宜然
者是天下大變自晉
楚爭盟以來未之有
也故聖人特書晉侯
及吳子微示兩伯以
志世變之極諱單平
公不書仍復先晉以
存夷夏之防

春秋吳晉爭盟表卷二十九終

求友齋校字

春秋齊晉爭盟表敘

案昭十二年晉侯以齊侯晏投壺齊侯舉矢曰有酒有澠有肉如
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是時景公窺晉之衰已有互相爭長之志
屬當平土之會晉已不復能宗諸侯楚新斃于吳無復北方之志
而吳亦未遽爭衡于中國齊得于此時收召列辟得鄭得衛得魯
復得宋夫以齊之強承桓公之餘烈又當晉楚俱衰之後因利乘
便使能正魯意如之罪反昭公而君之伸大義于天下此如順風
而呼何遽不能代晉主盟哉乃鄆陵之盟信子猶之讒卒佚天討
且于晉則助臣以叛君子于衛則助子以拒父三綱旣絕猶欲軋晉
而求諸侯是卻行而求前也卒之內不能正其家滿意嬖寵耽樂
忘禍廢長立少輕棄國本權臣乘間得行篡弑數年之間遂移陳

氏與晉爭疆卒與晉同斃嗚呼亦可悲矣孔子告景公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起膏肓而拯廢痼者豈不深切著明也哉故自鄆陵之會訖于景公之歿爭伯凡二十八年撮略其傳著于篇輯春秋齊晉爭盟表第三十

齊桓公十五年春齊師伐魯魯人敗之於長勺齊師敗績公輸若桓公十四年春齊師伐魯魯人敗之於長勺齊師敗績公輸若桓公十四年春齊師伐魯魯人敗之於長勺齊師敗績公輸若桓公十四年春齊師伐魯魯人敗之於長勺齊師敗績公輸若

春秋齊晉爭盟表卷三十

錫山 顧棟高復初 輯

同邑受業楊潮觀鴻圖 參

昭二十六年定七年秋齊侯衛侯盟定八年冬禘定十年冬齊

秋公會齊侯侯鄭伯盟于于沙 侯鄭伯盟于侯衛侯鄭游

莒子邾子杞 賦 許氏翰曰齊衛之盟 賦晉也晉定之季鄭 賦晉也晉定之季鄭 曲濮 速會于安甫

伯盟于鄆陵 許氏翰曰齊鄭之盟 賦衛靈叛而從齊齊 高氏閔曰去年公侵 鄭今年二卿侵衛皆 今而三國復為此會 家氏鉉翁曰前此齊 與鄭衛盟賦盟沙矣

左傳謀納公也 自是中國無股會矣 李氏廉曰是時晉楚 為晉故而士鞅又自 無所解于晉矣前此 帥師侵之故二君同 魯受命于晉而以兵 加衛今而盟夾谷棄 晉不復顧矣然諸侯 雖叛晉而齊亦不能 因之復伯也

陳氏傳夏曰此參盟 陳氏傳夏曰此特相 皆衰弱而吳越之禍 又未至于北方使景 公果能撫伯國之餘 業尊事王室釋重請 侯則桓公之功可復

也參盟自齊桓以來 盟也自齊桓以來未 之有于是始書以 盟也自齊桓以來未 之有于是再見諸侯 公果能撫伯國之餘 業尊事王室釋重請 侯則桓公之功可復

晉之不復主盟也晉 不復主盟而後齊專 無主盟矣 家氏鉉翁曰于賦于 侯則桓公之功可復 王氏錫爵曰此舉蓋 沙齊景圖伯之始事 奈何包藏禍心日以

春秋大事表 卷三十 齊晉爭盟 陝西求友齋

景公假納公之大義也是時天王辟僂郕
以爲糾合之謀者也之難出居姑猶景公
而卒不能納公則爭不能伸勤王之義乃
伯之業止于如此矣今日求之鄭盟于鹹
明日求之衛盟于沙

皆盟人之從我非心
悅而誠服也

李氏廉曰此爲齊景
圖復伯之始而鄭實
左右之自是以後有
盟沙盟曲濮會安甫
盟黃會率會洮皆齊
鄭糾合之事可與應
公初年對看

圖晉爲事于

定十二年冬

定十四年五

秋齊侯宋公

哀五年秋九

十月癸亥公

月公會齊侯

會于洮

月癸酉齊侯

會齊侯盟于

衛侯于牽

左傳范氏故也

杵臼卒

黃

左傳晉人圍朝歌公
會齊侯衛侯于脾上

崇獎亂逆謀動干戈
大義亡矣

乘齊景于昭二十六
年始爲耶陵之盟謀

杜氏預曰結叛晉也
汪氏克寬曰此齊魯氏
爲盟之終也固叛晉
之交而晉不復能伯
矣

梁之間謀救范中行

家氏鈔翁曰自齊景
圖伯術踴魯既與之

同盟宋猶未忍絕晉
至是及齊爲此會蓋
始從于齊也傳謂二
會皆謀救范中行四
國相率而預于亂世
道至是一變春秋評
爲戰國景公亦有責
焉

春秋齊晉爭盟表卷三十終

求友齊校字

春秋秦晉交兵表敘

賈生有言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
嗚呼此周秦興廢之一大機也考春秋之世秦晉七十年之戰伐
以爭崤函而秦之所以終不得逞者以不得崤函惠公之人也賂
秦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蓋自華陰以及河南府之
嵩縣南至鄧州凡六百里皆古虢略地桃林之險在焉賂秦則晉
之地險盡失蓋以空言市秦而實不與也逮戰韓獲晉侯秦始征
晉河東不二年復歸之晉春秋當日雖天子所賜苟其民不服則
亦不得而有隱十一年王以盟向易薦邗之田於鄭未幾盟向叛
鄭歸王王遷盟向之民于郟襄王錫晉以南陽而溫原之民不服
晉況此時晉兵力尙強秦蓋知其力不能有故索質子于晉因而

歸之以爲名耳逮穆公暮年年老智昏越千里而襲鄭蓋乘文公之沒斬滅鄭而有之其地反出周晉之東使衰絰之師不出秦將包陝洛亘崤函其爲患且十倍于楚幸而崤師一敗遯逐竄伏其後迭相攻擊歷三四世終不能越大河以東一步成十一年秦晉爲成秦史顯盟晉于河東晉卻犇盟秦于河西截然兩界如天塹之不可越使三晉不以其全力制秦秦終不敢東出周室何自有窺闔之漸哉余嘗持論謂晉獻公滅虢而周室無復有西歸之計然使晉不滅虢虢必入秦而秦于周爲切膚之災于鄭成密邇之勢夫楚爭鄭而晉得以救之者以楚去鄭稍遠而晉得陝虢庇鄭于宇下能聯絡東諸侯以爲之援也秦若滅虢則晉與鄭隔絕而鄭在秦掌握中秦伐鄭而晉不能救也秦得鄭則周室如累卵

三川之亡且不待赧王之世故周之得以支持四百年者以晉得
號略之地能爲周西向以拒秦也周秦廢興之故豈不重係乎此
哉輯春秋秦晉交兵表第三十一

春秋秦晉交兵表卷三十一

錫山 顧棟高復初 輯

同邑 楊度汪勗齋 參

僖十五年十 僖十七年夏 僖二十四年 僖二十五年 僖二十八年

有一月壬戌 晉太子圉為 春正月秦伯 秋秦人晉人 夏四月己巳

晉侯及秦伯 質於秦秦歸 歸晉公子重 伐郟 秦從晉侯與

戰于韓獲晉 晉河東 耳 楚人戰于城

侯 經不書 案秦得晉河東不二 經不書 上將納王孤偃言於 晉侯曰求諸侯莫如 勤王且大義也晉侯 辭秦師而下三月甲 辰次于陽樊夏四月 丁巳取太叔于溫殺 公之力有以致之也 之秋秦晉伐郟楚鬪 楚而非文公亦不能

左傳晉惠公之入賂 秦伯以河外列城五 東盡虢略南及華山 內及解梁城既而不 與秦伯伐晉戰于韓 獲晉侯用瑕呂佻錫 而盟向背鄭歸王以 案秦得晉河東不二 晉兵力尚強河東之 民不心服或借饋子 為名以歸之耳觀王 以蘇忿生之田賜鄭 鄭歸王以

計得歸秦于是征晉晉文之兵力而陽樊
河東之民猶不服則秦歸

案晉于春秋前滅韓

即韓原之地獻公以

信五年滅虢所謂虢

略是也而秦穆以僖

二年滅高築壘以歸

晉地號曰王城自是

秦晉接壤王畿故地

爲兩國戰爭之場矣

前此晉封太原爲今

山西太原縣而秦收

餘地至岐亦僅有陝

西鳳翔府之岐山縣

耳兩國相距二千餘

里虢鄭虞芮環峙河

之東西西周通洛陽

爲千里甸服呼吸相

應秦晉初非接界兵

爭何由興是年秦征

晉河東蓋卽虢之故

地桃林之塞在焉使

晉河東之故可知已

師成商密商密降秦用秦

案秦穆欲納王蓋欲

東出以圖伯而晉辭

秦師獨下不欲秦得

分其功甫賴秦之力

而卽抑秦使不得東

向秦穆必不得志矣

顧地實限隔于晉而

重耳又臭雄料不能

以兵力威之且前好

已結不欲遽相圖乃

借晉之力以伐郟郟

近武關爲楚之與國

穆公之意以爲不得

于晉猶可借晉以南

向圖楚經營武關爲

南出之門戶耳其後

于晉無役不從雖與

晉結讎以後文五年

猶與楚爭郟而滅之

不遠與楚合秦之處

終不歸晉且不得
霸秦早虎視列國矣

僖三十年秋僖三十三年文二年春二冬晉人宋人文三年夏秦

晉人秦人圍夏四月辛巳月晉侯及秦陳人鄭人伐人伐晉

鄭晉人及姜戎師戰于彭衙秦

左傳鄭使燭之武說
秦秦伯與鄭人盟使

敗秦于殽

秦師敗績

左傳伐秦取汪及彭
衙而還以報彭衙之
封殽尸而還

杞子逢孫楊孫成之
乃還秦晉之隙始

秦晉兵爭始此嗣後
報復無已秦之伐晉

彙纂曰胡傳謂敵加
于已當告之天子方

晉伐秦一

此

索秦穆釋韓之憾而

襄十四年十三國之

斯言可謂屬于事情

晉伐秦一

從晉于城濮嗣後盟

伐然後止首尾應七

矣當時周室衰微雖

晉伐秦一

于溫于翟泉無役不

十年

告于天子豈能止侵

晉伐秦一

從至此忽然背晉改

宰氏鈔翁曰晉文死

伐之暴若謂告于方

晉伐秦一

圖雖因燭武之說實

而秦伯冀鄭蓋棄晉

伯則方伯舍晉而誰

晉伐秦一

扶前日辭秦師獨下

之喪其志將以得諸

也必待告焉而後應

晉伐秦一

之愆以為異日潛師

侯非直爲鄭消而已

則敵已遠其國都而

晉伐秦一

東出可藉鄭爲接應

使稍不自彊秦將觀

宗社墟矣

晉伐秦一

耳是故東道主一語

兵中原遂其欲霸之

秦伐晉一

晉伐秦一

心積慮蓋如此

秦伐晉二

適中其心由此時雖
未有圖鄭之心而已
斷圖晉之志矣

心幸而文公有子發
兵扼而北之秦亦拔
敵庶幾幹父承考而
論者必責其忘親背
惠是使晉襄不爲忘
親事楚之齊孝則爲
束手就執之宋襄矣
論者又以墨衰從戎
爲非禮然使晉襄身
不親則師必敗楚攻
其南秦扼其西晉之
衰可立而待豈小小
利害之比哉
龔璣曰胡傳比先軫
于杞子其于當日情
理可謂煩矣秦乘晉
衰踐晉境滅晉切近
之同姓晉君臣豈得
晏然而已彼國將繼
先君之志爲子孫之
謀自敗敵之後秦不
敢越境而圖東諸侯

新
子
知
船
學
PDG

是殺師之烈亞于城
漢而顧重誓之必欲
晉襄寧已絕之好守
居廬之節坐視秦師
馳騁四境之近蓋諸
姬而不恤然後為孝
子

文四年秋晉
文七年夏四
文十年春晉
夏秦伐晉

文十二年冬

侯伐秦

月戊子晉人
人伐秦取少

左傳秦伯伐晉取北
微

十有二月戊

左傳晉侯伐秦圍祁
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及秦人戰于梁

秦伐晉三
案秦伐晉以亂舉先
儒多以爲罪秦即案

午晉人秦人

晉伐秦二

李氏廉曰秦穆晉襄

令狐晉先蔑

經不書
晉伐秦四

戰于河曲

五年之閒交兵者五
止此

奔秦

胡傳晉取少梁事不
經見固未可據

謂其易世相讎交兵
不已故不稱其人案
故伐晉取羈馬晉趙

案左傳晉襄公卒晉
人以難故欲立長君
未能報復伐秦取少
趙盾立立公子雍使
梁晉之罪益重矣孫
先蔑士會適于秦秦
氏復謂晉自令狐之
讎連兵不已且結楚
秦伐晉四

康公送之懲前呂卻後不出師者三年其爲援向輔晉以攘楚孫氏復曰秦晉之讎之難乃多予之徒衛厭戰可見而秦不顧今且附楚以謀晉致既易世而秦康晉靈穆嘉日抱太子以啼人命又起北徵之役楚日橫而中國受其猶尋舊怨殘民以逞于朝宣子與諸大夫故曰秦伐晉以狄之數皆秦爲之殊不知故孔子自命狐之戰患之乃背先蔑而立此蓋信經疑傳以少敵之報復十文四年不復名其將帥

靈公以禦秦師曰我梁之事爲不見于經晉侯伐秦已是結秦蘇氏轍曰秦晉皆稱受秦秦則實也不受也至程子謂晉舍適晉伐秦而秦不報至人以其亞戰罪之也寔也敗秦師于令狐嗣而外求君既而悔七年遂公子雍于秦彙纂曰殺之戰秦不至于朝首先蔑奔秦之正也秦不顧是非且曰秦大而近足以哀晉喪而伐其同姓士會從之

案據此則殺戰之怨秦不書人蓋深許晉忽然改圖以德爲怨故彼此有辭比者已終至此欲解仇結人之能悔過尤爲不報復在常情自不能秦屢與師何義乎故好忽然中變乘其不情之論大晉改立嗣已且秦之前殺伐晉春秋前舉秦就此則意棄玉帛之歡而構君宜速使如秦深自多矣皆不舉就彭衙秦晉俱稱人蓋以逆兵戈之慘宜日後之引咎厚賂秦以止其之役且云秦師何獨兵攜怨秦晉皆在所報復無已也彼之職入此自情理宜爾遠于此狄之乎此蓋經貶而秦固爲甚也

襄公以國故不得不起兵戎長驅運北殺然此則出于趙盾駭兩國之士卒懲兩國文偶脫一人字與成家諸儒皆以報復殺臣之私意置君如奔之和好此何義乎秦年晉伐鮮虞同爲關之矣此復以稱人立拱之不定以大國之送公子雍謀出自晉文黃氏仲炎以夏五義夫春秋直書其事約立儲之重親同見非自秦也無端而襄闕月爲比此不易之而義自見豈以稱人戲出爾反爾起于一師辱國在秦自不能定論也詳闕文表稱號稱師爲襄貶乎

朝慶開自晉于秦無默而已而可曰彼趙氏木訥以晉益稚如城濮戰書楚人敗罪七十年之兵連勝能改過吾雖多殺士子循先君之怨有所善楚隨其喪貶之義結皆趙盾一人尸之卒可姑忍以成其義不足責秦康果能一安在乎也

晉伐秦三

乎縱其君能忍其土言自屈晉將沮愧而卒有何罪乎此皆欲舉事秦乃責仇于孫曲成秋秦舉毀之說子致報復無已故秋之其不秋晉以晉靈不足責也迂曲已甚

是時權在趙盾於靈公何與靈公未立之先且欲逆公子雍于秦與秦信好秦多與之往衛亦防晉有外虞忽然改圖晉亦自知理固非簡怨也乃委曲以爲秦之罪此欲曲成秋秦之說竟抹去晉逆公子雍一段情事與殺戰作一而晉夫過信左氏固無柁柄秦山孫氏木

春秋左傳卷之...

宣元年冬晉宣二年春二宣八年夏六宣十五年七成九年冬十

趙穿帥師侵月秦師伐晉月晉師白狄月秦人伐晉一月秦人白

崇
左傳以報崇也遂圍
伐秦
左傳春白狄及晉平
狄伐晉

左傳晉欲求成于秦秦伐晉五
趙穿曰我侵崇秦急趙氏駟飛曰秦晉自
崇必救之吾以求成河曲之戰于今七年
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戰爾趙穿無營而侵起豐七年未己晉督
秦伐晉六
高氏閔曰此年秦伐
故諸侯攜貳而秦人
連白狄伐之見景公
不能伯矣

秦秦晉自河曲之戰秦無損于秦而犯秦
兵爭已息七年令狐怒秦于是有報怨之
之怨又已結局于此師書秦曰師曲在晉
年侵崇以挑之又起也
一重公案致明年有
圍焦之師晉與白狄
伐秦秦亦與白狄伐
晉此又出于趙氏之
意欲弑君而先謀奪

秦秦晉自河曲之戰秦無損于秦而犯秦
兵爭已息七年令狐怒秦于是有報怨之
之怨又已結局于此師書秦曰師曲在晉
年侵崇以挑之又起也
一重公案致明年有
圍焦之師晉與白狄
伐秦秦亦與白狄伐
晉此又出于趙氏之
意欲弑君而先謀奪

秦秦晉自河曲之戰秦無損于秦而犯秦
兵爭已息七年令狐怒秦于是有報怨之
之怨又已結局于此師書秦曰師曲在晉
年侵崇以挑之又起也
一重公案致明年有
圍焦之師晉與白狄
伐秦秦亦與白狄伐
晉此又出于趙氏之
意欲弑君而先謀奪

秦秦晉自河曲之戰秦無損于秦而犯秦
兵爭已息七年令狐怒秦于是有報怨之
之怨又已結局于此師書秦曰師曲在晉
年侵崇以挑之又起也
一重公案致明年有
圍焦之師晉與白狄
伐秦秦亦與白狄伐
晉此又出于趙氏之
意欲弑君而先謀奪

秦秦晉自河曲之戰秦無損于秦而犯秦
兵爭已息七年令狐怒秦于是有報怨之
之怨又已結局于此師書秦曰師曲在晉
年侵崇以挑之又起也
一重公案致明年有
圍焦之師晉與白狄
伐秦秦亦與白狄伐
晉此又出于趙氏之
意欲弑君而先謀奪

秦秦晉自河曲之戰秦無損于秦而犯秦
兵爭已息七年令狐怒秦于是有報怨之
之怨又已結局于此師書秦曰師曲在晉
年侵崇以挑之又起也
一重公案致明年有
圍焦之師晉與白狄
伐秦秦亦與白狄伐
晉此又出于趙氏之
意欲弑君而先謀奪

秦秦晉自河曲之戰秦無損于秦而犯秦
兵爭已息七年令狐怒秦于是有報怨之
之怨又已結局于此師書秦曰師曲在晉
年侵崇以挑之又起也
一重公案致明年有
圍焦之師晉與白狄
伐秦秦亦與白狄伐
晉此又出于趙氏之
意欲弑君而先謀奪

謂趙氏病俱由此

左傳秦桓公伐晉次
于輔氏壬午晉侯治
兵于稷以略狄土及
左傳諸侯貳故也

秦伐晉七
高氏閔曰晉為盟土
既執郟伯又不救營
故諸侯攜貳而秦人
連白狄伐之見景公
不能伯矣

秦伐晉六
高氏閔曰此年秦伐
故諸侯攜貳而秦人
連白狄伐之見景公
不能伯矣

秦伐晉六
高氏閔曰此年秦伐
故諸侯攜貳而秦人
連白狄伐之見景公
不能伯矣

秦伐晉六
高氏閔曰此年秦伐
故諸侯攜貳而秦人
連白狄伐之見景公
不能伯矣

秦伐晉六
高氏閔曰此年秦伐
故諸侯攜貳而秦人
連白狄伐之見景公
不能伯矣

秦伐晉六
高氏閔曰此年秦伐
故諸侯攜貳而秦人
連白狄伐之見景公
不能伯矣

秦伐晉六
高氏閔曰此年秦伐
故諸侯攜貳而秦人
連白狄伐之見景公
不能伯矣

秦伐晉六
高氏閔曰此年秦伐
故諸侯攜貳而秦人
連白狄伐之見景公
不能伯矣



兵權勢仍開自晉不在秦也

成十一年秦 成十三年夏 襄十一年冬 襄十二年冬 襄十四年夏

晉爲成 五月晉侯帥秦人伐晉 秦人伐宋以四月晉侯帥

經不書

左傳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

秦伯不肯涉河次于

王城使史穎盟晉侯

于河東晉御鞅盟秦

伯于河西秦伯歸而

背晉成

案九年秦人與白狄

伐晉晉不之報而更

與秦爲成晉侯先至

則前役崇之怨又已

結局了至此秦伯不

肯涉河歸而背晉成

又起一重公案是豈

開自秦不在晉也

秦

八國之師伐

五月晉侯帥

秦人伐晉

秦人伐宋以四月晉侯帥

報晉

十二國之師

左傳晉侯使呂相絕

秦秦桓公既與晉厲

公爲令狐之盟而又

召狄與楚欲道以伐

晉諸侯是以睦于晉

五月丁亥賊于麻隧

復因晉悼三郤之積

欲佐楚以爭鄭于理

則不順于勢則不敵

秦之罪大矣

秦伐晉入

案秦自背令狐之盟

致晉帥八國來伐秦

自知其屈而不敢報

師侵宋高氏闕曰秦

人與焉而削之者楚

人率秦故專罪楚也

策是時秦一意結楚

以仇晉秦景公謀爲

爭止此

經不書

左傳楚子囊秦庶長

無地伐宋以報晉之

取鄭也

經但書楚公子貞帥

晉侯待于竟使六卿

帥諸侯之師以進樂

晉侯待于竟使六卿

帥諸侯之師以進樂

晉侯待于竟使六卿

帥諸侯之師以進樂

晉侯待于竟使六卿

帥諸侯之師以進樂

伐秦

左傳諸侯之大夫從

晉伐秦以報櫟之役

晉侯待于竟使六卿

帥諸侯之師以進樂

晉侯待于竟使六卿

帥諸侯之師以進樂

晉侯待于竟使六卿

帥諸侯之師以進樂

晉侯待于竟使六卿

帥諸侯之師以進樂

晉侯待于竟使六卿

帥諸侯之師以進樂

襄二十五年 襄二十六年

夏五月秦晉 春秦伯之弟

爲成 鍼如晉脩成

經不書

左傳是年五月秦晉左傳秦伯之弟鍼如爲成晉韓起如秦泄晉脩成叔向命召行盟秦伯車如晉泄盟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成而不結

經不書

左傳秦伯之弟鍼如爲成晉韓起如秦泄晉脩成叔向命召行盟秦伯車如晉泄盟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成而不結宋也當御班爵同何以黜宋於朝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辛酉集晉國祿之不集三

晉之若也

也爲秦穆公襲鄭曲在秦令狐二也爲晉趙盾距公子雍曲在晉侵崇三也爲趙穿設謀求成曲復在晉麻隧四也爲秦桓公背令狐之盟曲復在秦

軍暴骨夫唯子員道
二國之言無私
案是年簡成卽去年
夏五月之成也以後
未知其舉與不舉主
昭元年鍼出奔晉昭
五年鍼復歸於秦秦
晉之君亦莫往莫來
而兵爭之事不復見
于經矣

春秋秦晉交兵表卷三十一終

求友齋校字

春秋晉楚交兵表敘

春秋時晉楚之大戰三日城濮曰郟曰鄆陵其餘偏師凡十餘遇非晉避楚則楚避晉未嘗連兵苦戰如秦晉吳楚之相報復無已也其用兵嘗以爭陳鄭與國未嘗攻城入邑如晉取少梁秦取北徵之必略其地以相當也何則晉楚勢處遙遠地非犬牙相轄其興師必連大衆乞師于諸侯動必數月而後集事故其戰嘗不數戰則動關天下之向背城濮勝而天下諸侯翕然從晉郟勝而天下諸侯翕然從楚惟鄆陵之勝鄭猶倔強至悼公而後服之故文公之伯務一戰以勝楚悼公之伯務不戰以罷楚逮向戌爲弭兵之說而天下之大事去矣然此非獨向戌之罪也當晉楚盟宋時天下尙多與晉而不與楚晉強而楚弱使當時晉嚴兵以待楚楚

必不敢萌先歆之志卽楚人請之而晉正辭以折其銳不可則整軍而退帥諸侯以申罪致討于楚楚必不敢動乃趙武守匹夫之信以藩爲軍惴惴懼楚之衷甲謀變以請先歆則聽以請晉楚之從交相見則聽叔向空爲大言以自慰俾楚得執前言爲要質魯宋諸國僕僕于楚之庭甚至楚虔驕橫執殺陳蔡之君晉猶恐潰齊盟而卑辭請楚曾不敢發一矢相加遣趙武叔向豈非當日之罪人也哉自弭兵之後晉之君臣偃然弛備不復以諸侯爲事歷楚之郊敖靈平三世晉不能復出兵東向者四十餘年如病痿不能起至囊瓦不仁從楚之國悉起從晉晉合十八國之師自桓文以來所未嘗有而徒潛掠楚境以大功歸諸僻陋之吳而晉之伯業于是乎終矣嗣及六卿相軋日尋干戈至哀之四年晉人且執

戎蠻子以歸楚儼然以京師之禮事之晉之爲晉亦可哀矣哉輯
春秋晉楚交兵表第三十二

春秋晉楚交兵表卷三十二

錫山 顧棟高復初 輯

金匱 楊守禮敬脩 參

僖二十八年 僖三十三年 文三年 秋 楚 冬 十二月 晉 文 九年 春 三

夏 四月 丁巳 冬 十二月 晉 人 圍 江 晉 先 陽 處 父 帥 師 月 楚 人 伐 鄭

晉 侯 齊 師 宋 陽 處 父 侵 蔡 僕 伐 楚 以 救 江 公 子 遂 會 晉

師 秦 師 及 楚 與 楚 師 遇 于 江 人 宋 人 衛 人

人 戰 于 城 濮 泝 晉 楚 俱 還 許 人 救 鄭

楚 師 敗 績 經 不 書 左 傳 晉 陽 處 父 侵 蔡 自 城 濮 之 後 亦 不 放 孫 氏 復 曰 先 言 伐 楚 曰 晉 君 少 不 在 諸 侯

左 傳 楚 圍 宋 宋 公 孫 楚 子 上 救 之 與 晉 夾 侵 伐 今 復 圍 者 盍 晉 而 後 言 救 江 者 惡 不 北 方 可 圖 也 楚 子 師

固 如 晉 告 急 晉 侯 用 派 而 軍 陽 子 使 謂 子 文 既 沒 襄 公 不 能 討 能 救 江 也 不 帥 師 赴 于 狼 淵 以 伐 鄭 因 公 先 於 計 合 齊 秦 以 拒 上 曰 子 若 欲 戰 則 吾 弑 逆 之 惡 故 楚 復 有 倒 懸 之 急 乃 先 伐 楚 子 堅 公 子 尤 及 樂 耳 楚 戰 于 城 濮 楚 師 敗 退 舍 于 濟 而 陳 不 然 寘 諸 侯 之 意 而 先 圍 欲 其 引 兵 自 救 而 江 鄭 及 楚 平 公 子 遂 會

續晉師三日帶穀及
癸酉而還

對我老師費財亦無
益也乃駕以待子上

晉伐楚一無勝負

趙氏厲飛曰桓文之

微涉大澤伯曰晉人

無信半涉而薄我悔

平之開突起而攻之

敗何及不如紆之乃

退舍陽子宣言曰楚

一戰而霸可謂一時

師進矣逆歸楚師亦

歸而晉獨稱侯蓋不

如是無以顯其一時

戰而歸無勝負

之功也

晉大勝一

南屏豈救患之師乎
故明年秋卒為楚所

孫氏復曰楚復疆也
李氏廉曰楚自城濮

以來十五年不敢窺
諸國者以文襄之烈

之既遠先僕于前又
尚存也今狼淵之師

請王師于後命上卿
正其賞試之時而趙

勳大眾聲罪而致討
盾不能防微杜漸使

非徒以孤軍塞責也
之得志于鄭復得志

且傳稱門于方城遇
于陳明年而有版籍

息公子朱而還注謂
之攻矣春秋重賤之

子朱為楚伐江之師
其志楚莊伯事之權

聞晉師起而江兵解
與齊索晉襄不能正

故晉亦還是處父亦
商臣弒逆之謀扼楚

未嘗無功矣三年秋
之內韓致楚日肆四

書圍四年秋書滅蓋
年滅江五年滅六滅

江近于楚晉師還而
擊至此年加兵于鄭

楚師復出遂致滅耳
而鄭服楚趙盾前五

故晉之罪在于不能
國之兵不及楚師不

存江而伐楚以救江
聞其討楚更謀服鄭

則未見其罪也

諸城讓之遺烈明年

案先儒皆責晉之不而楚蔡達有厥貉之
能存江黃謂江黃國次宋公以先代之後
小而又近楚非晉之逆之且聽命道之田
兵力所能存也為江孟諸至宋鄭之君為
黃之計只宜如隨之左右孟中國諸侯埽
服屬于楚而不列于地矣以後肆行無忌
諸侯故終春秋世幸十一年而滅麇十二
存况隨猶為漢東夫年而滅庸無威不并
國而江黃更弱小乃年而滅庸無威不并
欲立異從諸夏而與吞列國晉曾不敢發
楚為難大國之師刻一矢以弑逆之賊縱
出則存夕入則亡其之使如虎狼白晝攫
能恃以久遠乎其禍人至滅庸以後楚益
中于齊桓召陵之師強大地連秦隴窺周
合江黃以恃楚致攫晉之後遂至問鼎觀
楚之怒如口中益不兵周疆矣此豈特晉
滅不休雖有百晉不靈與趙盾之罪實由
能存也楚滅莒黃齊襄公不能制之于始
未嘗救而晉兩次遠以至潰決不可救也
將救之井請于天王易曰童牛之牯元吉
得稍延旦夕之命其信哉此役晉不及楚
勝于齊桓遠矣論者師無勝負

乃以齊桓之合江黃
比之周武之用微盧
彭漢而獨厚賈晉愚
不知其何說也然則
春秋之書伐楚救江
者何居曰聖人之意
賈晉襄之不能伐楚
以正商臣弑逆之罪
而區區于救江卒之
江亦不能救爲舍其
大而圖其細如會于
澶淵宋災故一例焉
使當日率天下之諸
侯全師壓境誅商臣
之爲亂臣賊子者而
更立賢君楚方聽命
之不暇何暇圖江此
所謂正其本而末自
正也然亦只可救忠
于一時必欲保江之
長存雖湯武不能也
晉伐楚二無勝負

宣元年秋宋宣二年夏晉宣九年冬楚宣十年冬楚宣十二年夏

公陳侯衛侯人宋人衛人子伐鄭晉郤子伐鄭六月乙卯晉

曹伯會晉師陳人侵鄭缺帥師救鄭荀林父帥師

于棗林伐鄭及楚子戰于郟晉師敗績

左傳楚子使陳逆使大棘之役楚師敗績于柳券

宋晉趙盾帥師救陳鄭曰能欲儲侯而惡陳氏九淵曰伐陳救成鄭即楚故略而不

宋楚會四國于棗林其難子遂次于鄭以鄭晉之諸臣猶未忘書耳

以伐鄭楚為賈救鄭待晉師起盾曰彼宗文公之伯業春秋蓋晉小勝一

過于北林以晉解揚殺于楚殆將罷矣姑善之

晉人乃還

楚小勝一

秦趙盾黃長楚特寫大言以自寬且欺眾耳此時盾外與孫焉仇內謀弑靈公植黨樹權之不暇何暇求諸侯為宋復鄭特為具文以塞責謀國如此何以當楚莊方與

芝敬哉
晉遊楚一

成二年冬十成三年正月成六年冬晉成七年秋楚成八年春晉

一月丙申楚公會諸侯伐欒書帥師救公子嬰齊師欒書帥師侵

公子嬰齊會鄭鄭師伐鄭公會蔡

十二國之大左傳討鄭之役也鄭左傳成五年許靈公

諸侯救鄭左傳晉欒書侵蔡遂

夫子蜀東鄭獲諸鄭敗諸王伯如楚訟不勝楚人左傳諸侯救鄭鄭共

晉小勝二

左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莊已死而鄭猶堅從二月同盟于蟲牢是鄭助晉敗楚二

楚橫行莫制矣
趙氏驕曰自春秋
國六月而後救何益
千救鄭雖鄭地而鄭
國已解已服楚矣縱
敗楚師于郟亦不能
復得鄭况復為楚敗
益楚之勢而固鄭之
救果何益哉
犇大勝一

克作好公即位受盟楚以敗晉則楚之四年秋楚子重伐鄭晉于晉伐齊戰于襄陵成亦勝吳使微革之

子重為陽橋之後以勝齊秦更與楚台晉于襄陵楚師還晉師

後可王卒靈行楚景鄭助楚敗晉一公為然許重公乃台

再甲盟于襄陵

成十二年夏 成十五年夏 成十六年夏 成十七年夏 冬公會單子

公會晉侯衛 六月楚子伐 六月甲午晦 公會尹子單 及諸侯伐鄭

侯于瑣澤 鄭

晉侯及楚子 子及諸侯伐

鄭

左傳宋華元克谷晉

左傳楚將北師子重

楚之成夏五月癸亥日新與晉盟而背之

盟于宋西門之外鄭

無乃不可乎子反曰

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敵利則進何盟之有

鄭伯戰于鄆 鄭

左傳鄭太子髡頑為

考成故也冬晉郤至楚子俊鄭逐侵衛鄭如楚聘且盟盟楚公子罕侵楚取新石

子儀鄭晉聘且盟盟鄭助晉侵楚三

十二月盟于赤棘

家氏鉉詩曰晉楚為

威關繫不細春秋畧

而不書何也晉苟求

安佚而楚實枯其強

大畧無息肩之意後

三年渝盟伐鄭無所

懼也其後向戌復持

弭兵之說為盟而長

楚使列國諸侯僕僕

楚庭其端實兆于此

故攻澤之會審法如

此不與晉為此會也

晉楚為成一

敗績

左傳齊楚子以汝陰

之田求成于鄭鄭叛

晉與楚子盟于武城

晉伐鄭楚子救鄭

六月遇于鄆陵楚師

敗績射共王中目楚

師宵遁晉入楚軍三

日數

晉大勝三

汪氏克寬曰前此未

有諸侯助楚以戰者

惟鄆陵之役鄭佐楚

敵晉使無呂錡射日

之勝則楚將依鄭為

援長驅中原其害可

勝言耶

子實成鄭公會諸侯以兵威非不振伯
伐鄭自嚴靈王于曲
非非不恭而鄭卒不
服者皆厲公無服人
之德也

姚氏舜牧曰晉三假

王命伐鄭鄭卒不服

似無可書春秋辭繁

而不殺何也當時楚

勢甚強且扶鄭為援

聘既列國不有晉屬

飯王靈以葉伐不知

其恐陵當何如者雖

伐楚不服不猶愈于

縱彼肆行直入而莫

之忌耶春秋但書晉

之伐不書楚之救其

與晉可知矣

襄二年公會 襄九年冬公會 襄十年秋公會 襄十一年夏公會 襄十一年秋公會 諸侯于戚遂 會諸侯伐鄭 會諸侯伐鄭 公會諸侯伐 公會諸侯伐

城虎牢

左傳城虎牢鄭人乃成

越氏賜飛曰城虎牢天下俱蒙其安非鄭所得專也故不繫之鄭蓋鄭入楚則楚兵將橫行宋衛之郊天

左傳諸侯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

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却武子曰許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乃許鄭成

冬戍鄭虎牢鄭

左傳諸侯伐鄭師于牛首冬諸侯之師城

虎牢而戍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與楚師夾潁而軍鄭人宵涉

鄭會于蕭魚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于鄭東門

鄭人行成十二月會于蕭魚鄭人使告經呂氏大圭曰悼公再伯之烈其最可稱道者莫如蕭魚以荆楚方強于囊為政而原然有憚晉之心雖或時出師徒以示不怯而卒不能以陵駕北方者豈無故哉

此三駕之一

趙氏騰飛曰鄭在楚則楚患深鄭不歸則兵不息必得鄭以為外禦然後諸侯得以安枕然鄭君臣本皆有歸晉之心其服而復叛者以楚偏之不

遺陳蔡許亦服役于楚而鄭以畿內大國又屈而從楚苟非扼虎牢之險則楚將遮鄭而東蹂躪北方之境故虎牢之城不繫于鄭也
案此爭地勢而不爭野戰此傳公最得要領處功高桓文遠矣故聖人許以安天下之功而虎牢不繫於鄭也

無勝之之意
彙纂曰既城虎牢而不成何貴乎城戍之所以庇鄭而抗楚三駕之積實本于此胡傳謂虎牢繫鄭為非諸侯非也
此三駕之一
晉避楚五

晉耳悼公屢出而騷擾之楚知鄭終不能久為楚也數發應兵不勝其疲故亦置而不問而鄭亦決意事晉其後二十餘年鄭不復叛而楚不復伐寸兵不折而鄭自歸雙牲不損而鄭不叛悼之功豈不比于桓文耶
此三駕之三
案自此至襄二十六年悼公已卒楚凡三伐鄭而卒不得志以蕭魚之烈尚在也其明年而趙武聽向戌弭兵之說天下諸侯俱朝楚楚日肆而晉曾不敢發兵以問晉楚之交兵息而伯業終矣

襄二十七年 昭元年春正 昭十一年季 定四年三月

叔孫豹會諸 月叔孫豹會 孫意如會諸 公會諸侯于

侯之大夫盟 諸侯之大夫 侯之大夫于 召陵侵楚

于宋

凡十國外齊秦不交相見

于虢

凡十國

厥慙

凡八國

凡十國

左傳謀救蔡也使狐

左傳謀救蔡也使狐

左傳謀救蔡也使狐

左傳謀伐楚也晉荀

左傳宋向戌欲弭諸

左傳宋向戌欲弭諸

左傳宋向戌欲弭諸

左傳宋向戌欲弭諸

諸侯皆為會于宋楚

諸侯皆為會于宋楚

諸侯皆為會于宋楚

諸侯皆為會于宋楚

令尹請晉楚之從交

令尹請晉楚之從交

令尹請晉楚之從交

令尹請晉楚之從交

相見晉人許之

相見晉人許之

相見晉人許之

相見晉人許之

晉楚為成二

晉楚為成二

晉楚為成二

晉楚為成二

案自成十二年華元

案自成十二年華元

案自成十二年華元

案自成十二年華元

為晉楚之成宋三年

為晉楚之成宋三年

為晉楚之成宋三年

為晉楚之成宋三年

而楚師背之賴明年

而楚師背之賴明年

而楚師背之賴明年

而楚師背之賴明年

厲公帥赫然發憤勝

厲公帥赫然發憤勝

厲公帥赫然發憤勝

厲公帥赫然發憤勝

之邲陵射其君中自

之邲陵射其君中自

之邲陵射其君中自

之邲陵射其君中自

則楚不可信兵不可

則楚不可信兵不可

則楚不可信兵不可

則楚不可信兵不可

去已有明驗矣今平得不許此明入楚之
公席倬條烈向戊老發中而不悟也

奸復爲此舉曷不豎
于前事以祁之師不
能弼亦當約束與國
之諸侯嚴兵以待請
交相見不許請先晉
不許可則盟不可則
退治兵如故天下諸
侯與晉者衆楚必不
敢動奈何以滑爲軍
中楚人之計愧于衷
甲之先鋒銜首帖耳
惟命是聽此如渾瑊
涇原之盟適爲吐蕃
所却耳趙武叔向好
爲大言公然賣國楚
處得藉此爲媒縱肆
無忌楚日滅國不爲
敗盟晉一出師卽爲
爽信坐視諸侯之魚
肉以冀無失前好此

兵爲國晉得以苟安卒辭蔡侯以入鄧之
弛備繼豺狼于市上大功讓之強吳天下
日覆人而食之而已震動此時晉楚俱弱
自因于桎梏熟視而向吳與夾語稱鄰許
不能一援手晉之危相與熟視得利今禍
晉亦愚矣利豈不可怪耶

非特爲成之誤爲成
而徒備誤之也議者
惑于范文子之言謂
晉厲以勝而致亡此
乃左氏以成敗論人
從厲公被弑之後假
托文子此言耳厲公
之侈不緣戰勝若謂
釋楚爲外懼則頃定
之時諸侯皆叛矣其
能得逞者有幾吾見
其輸情苟安以至于
盛耳此皆儒者迂闊
之論也

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二終

求友齋校字

春秋吳楚交兵表敘

聞之敵在千里者患生于有象敵在肘腋者患發於不虞楚以方城爲城漢水爲池天下莫之與抗而吳卒入郢吳破楚勝齊敵晉威行於中夏而越以入吳此如猛獸之畏鼯鼠巨木之畏蝎虫獨是吳自分封以來數百年入春秋常服屬于楚至壽夢而遂不可制說者謂此是申公巫臣教之似矣而猶未詳其利害之實也余嘗究觀左氏而知吳地水行其性不能以陸故其會晉也于蒲則不能至于鍾離而後至于雞澤則不能至于戚而後至晉侯微平且之會吳以水道不可辭哀九年傲師伐齊則先溝通江淮矣十三年會晉黃池則闕爲深溝于商魯之間矣是知吳不能一日而廢舟楫之用也然以此與楚角則萬萬不能勝何則舟楫之用在

江湖而長江之險吳楚所共楚實居上流故其用兵常棄舟楫之
用而爭車乘之利最其前後數百戰鳩茲之役則楚勝而吳之報
之也伐楚取駕朱方之役則楚勝而吳之報之也則取楚棘櫟麻
蓋舍其習用之技而常從陸路瞰其東北以避楚長江直下之險
當其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也羸糧越險深入內地蓋用蔡
人爲嚮道而又得子胥伯嚭報仇死戰之士孤軍單進轉戰千里
自非熟練車乘不能爲用然後知巫臣之教吳其患在楚數十年
之後非止一時之疲于奔命而已也向非巫臣教吳以乘車射御
則楚軸轡之師從漢口順流而下譬如屋上建瓴水而注之地而
吳以舟師仰攻勢必不勝向之甘于役屬者職是故耳夫吳之爭
州來也凡七十年三用大衆而後奄有其地蓋亦欲去江路而阻

淮爲固扼楚咽喉爲進戰退守之資故日後以季子賢人撫柔之
復遷蔡以實之其舍舟淮汭直走漢濱蓋逆料楚瓦不仁勢必離
散亦必先于此用重兵屯守據險設伏爲歸路計故楚司馬戊議
悉方城之外以毀其舟還塞城口當日其計不行就令得行而吳
必有與敵以不可勝者不然吳之全軍且如覆釜無噍類矣闔閭
君臣豈肯出此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哉嗚呼古之善戰者常因地
以制宜隨時以適變吳舍舟用車而卒破楚晉毀車用卒而能勝
翟至戰國而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後世遂用爲長技而車戰且成
古法不可用唐房琯一用之而敗明孫傳庭再用之而亦敗矣古
今之世變豈可一律論哉輯春秋吳楚交兵表第三十三

春秋吳楚交兵表卷三十三

錫山 顧棟高復初 輯

同邑受業徐汝瓚殿一 參

宣八年夏六 成七年春吳 成七年秋吳 成十七年冬 襄三年春楚
月楚人滅舒 伐鄴 入州來 十二月吳人 公子嬰齊帥

蓼

左傳楚伐舒蓼滅之 患伐鄴之役兵運上 吳舍偏雨之一焉與 其射御教吳乘車教 敗于鄆陵也道吳人 廖帥組甲三百被練 三千以侵吳吳人嬰

而還 案是時吳越俱聽命 之所以會鍾離也 始伐楚伐葉伐徐吳 命蠻夷屬于楚者吳

于楚楚之所以橫行 項氏安世曰楚初主 入州來子重自鄭奔 歸飲至三日吳人伐

不可制也用吳制楚 盟于蜀而吳已伐鄴 命蠻夷屬于楚者吳 楚取駕

所謂使蠻夷內自相 入州來異時入鄆之 高氏闕曰吳楚爭疆

攻而吾乃可以乘其 禍已兆于此 始見于此州來屬楚

制此趙克國制馭罕 黃氏仲炎曰吳鄆相 吳以兵入之若楚雖

先奪之至計 去木隔江淮二水而 吳以兵入之若楚雖

又案楚莊欲爭伯中
國首先滅庸庸滅而
楚西北之患息矣次
盟吳越吳越就盟而
楚東南之隙彌矣根
本既固然後與強晉
爭鋒此孫叔敖之謀
也

伐之者吳始大也

恃強而吳敢與之抗

也
盛氏政隆日州來遠
北則魯邈南而西則
楚吳得州來可以窺
楚楚控州來可以禦
吳州來吳楚之扼吭
也

案東萊呂氏曰通吳
誠足以病楚而舒晉
之憂然楚病而晉亦
病借助于夷狄未有
不貽其患者此蓋有
鑒于宋金之事然晉
之通吳未嘗受吳之
病也襄十四年向之
會范宣子數吳之不
德以退吳人爾後未
嘗與吳盟會亦未嘗
為吳興師何病之有
晉之失伯乃晉自不
競宋之盟使諸侯交

也楚自鄆陵之敗其
勢稍屈吳諸侯并力
謀之而吳乘其開故
先伐吳以張其勢
案吳楚共長江之險
而吳居楚下流仰攻
不能勝楚故吳之用
兵常從淮石北道鳩
茲為今太平府之蕪
湖縣此楚從水道勝
吳也而吳之報楚則
取駕鵲在今無為州
境此從陸道前此巫
臣未通吳以前吳不
請乘車之法不能陸
戰故入春秋以來踰
百年常役屬于楚至
此乃得射禦長技與
楚角逢于中原平地
楚既失長江上流之
險不得不堵截淮路
以塞吳甘來之衝至

相見召陵之役爲蔡

伐楚而卒辭蔡侯以

致吳得收破楚之功

而橫行中國耳使微

前日之逼吳晉亦不

能伯必以逼吳爲晉

咎反任楚之橫行而

莫制吳更役屬于楚

助其凶謀乃爲得計

哉

襄十三年秋

襄十四年秋

襄二十四年

襄二十五年

冬十有二月

九月庚辰楚

楚公子貞帥

夏楚子伐吳

秋楚屈建帥

吳子遏伐楚

子審卒吳侵

師伐吳

左傳楚子爲舟師以

師滅舒鳩

門于巢卒

楚

經不書

左傳吳侵楚養由基

奔命于庚以師繼之

齊叔曰吳乘我喪謂

伐吳吳不出而還子

囊殿以吳爲不能而

弗傲吳人自舉舟之

隘要而擊之大敗楚

案楚以舟師伐吳水

道宜取勝自以不爲

軍政而無功

高氏閔曰自襄十一

左傳二十四年吳人

爲楚舟師之役故召

舒鳩人舒鳩人叛楚

楚公子師于荒浦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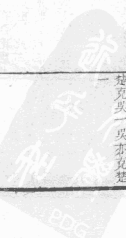
左傳吳子伐楚以報

舟師之役門于巢巢

牛臣曰吳王勇而輕

若啟之將親門我獲

州來失而入郢之禍
兆矣此吳楚用兵之
大畧也
楚克吳一吳亦克楚



我不能師也必易我師獲楚公子宜穀

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吳勝楚一

待我我請誘之子庚案案為江南江寧府

從之戰于腐浦大敗之六合縣此楚從水

吳師十四年春吳告道伐吳也故吳畏之

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而不出而楚自以不

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微故敗

吳之不德也以退吳趙氏鵬飛曰楚康即

人位稍先君之怨于諸侯謂楚所以不得志

案是年為晉悼之十年于北方者吳實為之

四年鄭已服楚已不梗也故懼宋鄭不問

能與晉爭而晉之用而首伐吳今伐而未

吳亦止此誰謂通吳得志故二十四年復

足為晉患哉親伐之其儲吳深矣

楚勝吳一

又案廣蒲在今江南

無為州此陸道也而

吳自以伐喪不戒致

敗

年楚失鄭十四年伐令尹子木伐之吳人

吳自是舍鄭不爭又救之及離城子張請楚勝吳三

十年而一再伐吳楚以私卒誘之請師陳案案即今廬州府之

吳而戰中國也故魏以待我從之乃以其巢縣此亦陸道而吳

此而悼公之通吳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子以輕身致敗

有功於中國大矣而奔登山以望見楚師

黃道王氏乃謂晉扶不繼復逐之傳諸其

中國之諸侯以制楚軍備師會之大敗吳

不愚其功之不足以師連圍舒鳩舒鳩潰

悼公之會吳為無遠八月滅之

慮又謂晉伯世用夷楚勝吳二

是文襄之術齊桓不案杜註郟城即舒鳩

衛噫是將以齊桓之城也今在江南廬州

合江黃為得計耶徒府舒城縣境此亦陸

使江黃見滅而楚日道而楚將帥以善謀

熾石陵之後楚滅莒取勝

圍許縱肆無忌執若

文公之用秦悼公之

用吳滅濮而後

猶得一二十年之安

枕也是儒者之好為

大言耳

子孫 廬州府 2000

襄二十六年 昭四年秋七 冬吳伐楚

夏楚子秦人 月楚子以諸

侯伐吳

侯伐吳

左傳吳伐楚入棘櫟
麻以報朱方之役楚
沈尹射奔命于夏洧

吳

吳

昭五年冬楚 昭六年秋楚

子以諸侯伐 薳罷帥師伐

吳

吳

經不書
左傳及雩婁聞吳有
備而還

左傳楚子伐吳使屈
申圍朱方克之執齋
慶封而盡滅其族遂
來

左傳楚子以諸侯及
左傳楚子使薳洩伐
東夷伐吳以報棘櫟
徐吳人攻之令尹子
麻之役薳射以師會
蕩師于渚章而次于
于夏洧越大夫常壽
乾谿吳人敗其師于
房餘

左傳楚子以諸侯及
左傳楚子使薳洩伐
東夷伐吳以報棘櫟
徐吳人攻之令尹子
麻之役薳射以師會
蕩師于渚章而次于
于夏洧越大夫常壽
乾谿吳人敗其師于
房餘

楚薳吳一康王之世
交兵凡五

吳避楚一
案宋方為今江南鎮

楚避吳一
案棘在今河南歸德
過師師會楚子于瑣
房餘

吳勝楚三
案乾谿在今江南鳳

案雩婁在今江南鳳
陽府霍丘縣西南此
陸道吳所嚴備故楚
不能取勝

江府丹徒縣此從大
江直下水道也楚居
上流吳所最畏故不
出兵交戰而楚得以
殺慶封而乘勢滅賴

河南汝寧府新蔡縣
北二十里麻在今江
南徐州府揚州縣皆
楚東鄙邑此吳從陸
之及汝清吳不可入
從淮右陸路故吳勝

失其長江之險矣故
無功而還

亦不能交戰而案三
吳勝楚二

城于淮北以距之楚
秦夏洧在今湖廣武

離在鳳陽府鳳陽縣
昌府江夏縣鵝岸在

吳勝楚二
案夏洧在今湖廣武

吳勝楚二
案夏洧在今湖廣武

離在鳳陽府鳳陽縣
昌府江夏縣鵝岸在

吳勝楚二
案夏洧在今湖廣武

吳勝楚二
案夏洧在今湖廣武

縣州來今壽州俱屬縣大江中南懷汝清
江南境案夏洧乃漢晉楚界在今江淮開
水曲入江處即今之此從湖廣大江順流
漢口也在湖廣漢陽直下至江南陳友諒
府城東武昌府城西葉虛搆太平之策也
正當大別山下杜云楚宜勝吳而吳以設
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備故為吳敗
在東南以絕其後
是年越始見經為楚
通越制吳之始

昭十二年冬 昭十三年冬 昭十七年冬 昭十九年楚 昭二十三年

楚子伐徐 吳滅州來 楚人及吳戰 人城州來

左傳楚子狩于州來 左傳吳滅州來 令尹 子旗請伐吳王弗許 左傳吳伐楚陽句為尹成曰楚人必敗昔

次于穎尾使蔣侯潘 子旗請伐吳王弗許 子司馬督憚尹午陵曰吾未撫民人而用 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吳滅州來子旗請伐

尹喜帥師圍徐以懼 民力敗不可悔子姑 子魚曰我得上流何之王曰吾未撫吾民

吳楚子次于乾谿以 待之 故不吉請改卜之吉亦如之而城州來

為之援十三年夏四 楚避吳三此平王初 戰于長岸子魚先死以挑吳能無敗乎
月楚子弑于乾谿楚 年欲郵民以待時也 楚師繼之大敗吳師
師還自徐吳人敗諸 便終守其說何至一 楚師繼之大敗吳師

秋七月戊辰

吳敗頓胡沈

蔡陳許之師

于雞父

左傳吳人伐州來楚 過越帥師及諸侯奔

豫章獲其五帥

動亡二國之師哉

獲其乘舟餘皇使隨

吳勝楚四靈王之世

家氏銜翁曰州來是

人與後至者守之環

交兵凡五

吳楚中間要害處成

而壅之及泉吳公子

案此從淮右北道而

七年吳入當撫而有

先使長鬣者三人潛

楚有篡弑之禍故吳

之又五十載復以兵

伏于舟側日我呼餘

勝而楚敗

入而殘毀之十九年

皇則對師夜徒之三

呼皆迭對楚人從而

殺之楚師亂吳人大

勝吳向不能有

敗之取餘皇以歸

楚勝吳固

案長岸楚地在今江

南太平府當塗縣西

南三十里有西梁山

與東梁山夾江相對

對岸卽和州爲吳地

矣此從長江直下爲

吳楚交界處所謂我

得上流也故楚能勝

冬楚人城郢

昭二十四年

昭二十七年

昭二十一年

定二年秋楚

經不書

左傳楚囊瓦城郢沈

冬吳滅巢

夏吳伐楚

秋吳侵楚

人伐吳

命救州來吳人築諸

鍾離公子光請分師

先犯胡沈與陳必先

奔三國敗諸侯之師

乃搆心矣諸侯乖亂

楚必大奔從之戰于

鐘父三國敗獲胡沈

之君及陳大夫舍胡

沈之囚使奔許與蔡

頓曰吾君死矣師謀

而從之三國奔楚師

大奔

吳勝楚五

案鐘父楚地在江南

壽州西南六十里自

是之後州來始爲吳

有楚之稱蘇撤而入

郢之禍兆矣

尹成曰子常必亡郢
苟不能衛城無益也
杜註楚用子囊遺言
已築郢城矣今畏吳
復增脩以自固

左傳楚子爲舟師以經不書
吳吳疆越大夫胥犴
勞王于豫章之泖越
公子倉及壽夢帥師
從王王及圍陽而還
吳人踵楚而邊人不
備遂滅巢及鍾離沈
尹成曰王一動而亡
二姓之帥幾如是而
不及郢

左傳吳子使公子掩
餘燭庸帥師圍潛楚
尹然工尹麇帥師
吳師不能退公子光
使鶴設諸弑王楚師
聞吳亂而還

經不書
左傳吳人侵楚伐夷
潛六楚沈尹成帥
師救潛吳師還吳師
圍弦左司馬成右司
馬積帥師救弦及豫
章吳師還始用子胥
之謀也

左傳相叛楚吳子使
舒鳩氏誘楚人楚囊
瓦伐吳師于豫章吳
人見舟于豫章而潛
師于巢冬十月吳軍
楚師于豫章敗之
吳勝楚七所謂多方
以誤之也

案潛爲楚邑在今廬
州府霍山縣東北三
十里卽潛山縣也窮
今壽州皆楚邑

以疲之也
案夷在今毫州潛在
今壽州皆楚邑

吳避楚二所謂亟肆
以疲之也

以誤之也

吳勝楚六平王之世
交兵凡四
案楚從北道出師故
吳勝楚所築三城俱
爲吳有爲今廬鳳二
府之地得以憑高而
瞰郢城矣

水在今鳳陽府霍邱
縣西楚亦從北道出

以疲之也

以誤之也

定四年冬十
定五年冬十
定六年夏四
哀六年春吳
哀十年冬楚

一月庚午蔡
月楚子復入
月楚遷郢于
伐陳

公子結帥師

侯以吳子及于郢

楚人戰于柏

舉楚師敗績

庚辰吳入郢

左傳蔡侯吳子唐侯子鄧

伐楚舍舟淮浦自豫章與楚交漢庚午陳國

于柏郢夫侯王以其

屬五千先擊子常之

卒楚師亂吳師大敗

之從楚師及清發半

濟而擊楚又敗之五

戰及郢楚子取其妹

季芊異我以出遂奔

隨

吳勝楚入楚幾亡

哀十三年楚

哀十五年夏

郢

經不書

左傳四月己丑吳太

子終蠱敗楚舟師于

期又以護師敗于繁

揚楚國大惕懼亡子

西喜曰乃今可為吳

于是乎遷郢于郢而

改紀其政

案楚之舊郢在今湖

廣武昌府江夏縣郢

在今襄陽府宜城縣

是由南而北遷以避

吳也亦仍其名曰郢

楚避吳五

左傳吳伐陳楚救陳

卜戰不吉卜退不吉

王曰然則死也再敗

楚師不如死將職王

有疾庚寅昭王攻大

冥卒于城父

吳楚無勝負昭王之

世交兵凡七

伐陳吳救陳

左傳楚子期伐陳吳

延州來季子救陳譚

子期曰二君不務德

而力爭諸侯民何罪

焉我請退以爲子名

務德而安民乃還

吳避楚三

公子申帥師楚人伐吳

伐陳

續經不書

左傳夏楚子西子期

伐吳及桐汭

高氏曰楚長吳之疆無如之何故乘吳之出會而伐陳也

春秋吳楚柏舉之戰論

春秋吳楚柏舉之戰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孔穎達曰小別當在大別之東蓋子常自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明其自東而漸西也高江村駁之曰以地形考之大別在漢陽小別在漢川柏舉在麻城漢川在漢陽之西北百七十里麻城在漢陽之東北與孔說正相反蓋孔誤也余案高氏之言信矣獨是吳在東楚在西楚子常三戰不能勝吳吳無緣有退歸而東之理故孔氏有

此臆斷然余嘗反覆考之而知其所由然也蓋吳當淮汭卽舍舟自豫章與楚夾漢漢卽今之漢口淮汭卽今之壽州自壽州至漢口九百餘里懸師深入餉道不繼此亦如齊莊公之伐晉入孟門登太行第欲蹂踐其內地以矜威武耳此時非果有破都滅國之謀也故其戰常且鬪且卻欲退歸淮汭以收師而返傳云自小別至于大別庚午陳於柏舉從小別至柏舉東移凡三百里則其志可知矣且司馬戍議毀舟而還塞城口世以爲善計然余謂闔閭君臣不應獨愚至此古之善爲兵者過險必令搜山沿途當爲設伏一以防敵之邀截一以爲己之應援故亞夫之入滎陽也先使搜人於淆澗之閒得之陽明之攻宸濠也先搜城外伏兵當吳兵平行至城口覩其地形阨隘料楚人必有塞斷以阻其歸路者必

多置銳卒據險設伏以爲歸師接應之計故夫概請戰不許而日
夜引楚兵近東意欲誘入伏中還師合擊以取勝此闔閭本謀也
至柏舉之戰夫概不請命而以其私卒先死大破楚軍逐北千里
幾至滅國此則楚之失算亦屬有天幸而闔閭君臣萬萬計不及
此也然則小別大別之戰其自西而趨于東也復何疑乎當日爲
楚之計者第當嚴兵固壘勿輕與戰淹至旬日吳必倦怠欲歸正
不必爲毀舟與塞城口之計但以重兵徐行駐之縱令過險待其
爭舟而濟然後縱兵追擊可以大勝故當日楚之失計在速戰尤
在楚昭輕棄國本逃竄狼狽人心驚惶遂至宗社失守使子常雖
敗而昭王固守郢都屹然不動徐令楚之城邑堅壁清野四面合
援吳進困於堅城退無所得食楚之制勝亦可以百全惜當日子

西葉公輩不知出此遂令吳得僥倖成功而當其決戰時固不料其能及此也但令整軍而退不至敗衄斯已矣嗚呼世之論者多據成敗已然之局故常爲古人所愚故世常恨司馬之計不行爲楚之失算而不知卽行其計楚亦未必能勝吳又謂子常三戰不勝吳無緣退而東去而不知吳當日之戰事勢常患不能勝楚其卒能勝者天也其不行司馬之計亦司馬幸而得成其名耳就令其計得行而吳于淮汭必宿重兵城口必伏死士徒令偏師先敗以搖軍心耳不然子胥善謀豈肯以君臣陷入死地隻輪不返重爲天下戮笑哉愚故因高氏之辨而竊料當日之成算如此若孔氏所云特膚末之見未可與語戰鬪之事也

春秋蔡侯以吳師入郢論

聖人經文皆是據實書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庚辰吳入郢据左傳唐蔡俱從吳伐楚而經獨書蔡先儒謂蔡受楚毒最深善其能報仇雪恥故特書日以乃余深考當日地里知吳之入郢全憑蔡爲之嚮導唐不得與聖人亦第據實書而非有意于褒之也案吳楚俱澤國皆善水戰而楚地居上流吳常不勝故入春秋百年以來吳屈服于楚爲屬國者職是故也逮申公巫臣自晉使吳教以乘車射御吳始用陸道與楚角逐而楚始駸駸患吳矣楚旣失長江上流之險適更于淮右北道築州來鍾離巢三城以禦吳吳于楚之水師克鳩茲克朱方悉置不問而第日擾于廬壽淮潁之間逮克鍾離巢而楚患始棘然猶未敢懸軍深入也至滅州來

今江南壽州

與蔡密邇蔡更道吳舍舟從陸從淮汭

郢州

歷光黃逕義陽三關之險至漢江北岸與楚夾漢而陣當是時

吳歷楚境一千一百餘里深入死地亦未敢必能入郢故其戰嘗

且勝且卻收軍至柏舉

今湖廣麻城縣去小別漢川縣三百餘里

適會楚瓦不仁人無固志

而夫槩身先死戰遂長驅入郢固屬有天幸而蔡之計謀亦毒矣

是時蔡以小國而聲震天下諸侯俱歸粟于蔡五年楚復國卽滅

唐報怨而不敢動蔡者夫亦以蔡近吳有吳以爲之援故也則當

日吳楚之赴告自必以蔡爲兵首魯史從而書之聖人亦從而書

之而豈有意于褒之也哉夫讀春秋者不知春秋之地里則不得

當日之事勢不得當日之事勢則無以見聖人之書法余因蔡侯

以吳師一事而發明經文之據實書者如此夫蔡以弱小用吳覆

楚而晉爲盟主辭蔡不救而有事于鮮虞則又比事觀之而罪自

見矣

春秋吳楚交兵表卷三十三終

求友齋校字